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二

同治十二年。癸酉。十月。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暨九月初三日。先後准成都將軍魁玉。四川總督吳棠等函稱。黔江縣。本係改土歸流。素無習教之人。今夏法國主教范若瑟。忽遣教士張紫蘭。潛赴該縣私買民房。遠招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前赴教堂習教。曾據該縣知縣桂衢亨稟報。司鐸等徧張告示。大犯眾怒。旋據川東道。飭派董紳金含章等。往晤范若瑟。勸其暫緩建堂傳教。奈范若瑟匿不肯見。於七月十四日。突有縣民百餘人。在司鐸余克林等寓前。適余克林等出外遇

見。當因人多勢衆。即將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扭至河邊毆斃。張紫綸躲入縣署得免。迨該縣趕到。立拏正兇陳宗法等六名。餘犯飭差嚴緝。先將黔江縣知縣桂衡亨摘去頂帶。責令將餘犯嚴緝等語。當由臣衙門於九月初一日。據情函致法國使臣熱福理知悉。並兩次函催成都將軍魁玉等。將辦理黔江縣教案實在情形。速即聲覆後。於十三日照會法國使臣熱福理查照在案。茲於二十三日。接據法國使臣熱福理照稱。黔江教案。係該縣知縣桂衡亨主謀。並有局紳在內同謀戕害教士。照鈔教堂來函等因前來。查熱福理照會詞意。無非開脫教士。委咎於地方

官。為將來要挾地步。除由臣衙門另辦照覆駁辯。並一面
將照會鈔寄魁玉等詳查迅覆外。惟此次魁玉等函稱法
國教士范若瑟遣教士張紫蘭潛赴黔江縣私買民房。建
堂傳教。致該縣民人將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扭至河
邊毆斃情形。與法國使臣熱福理照會所述。迥不相符。應
請
旨飭下成都將軍魁玉。四川總督吳棠等。督飭該地方官究出下
手正兇。並緝獲幫毆從犯。詳訊啟釁根由。分別按律懲辦。
總期及早持平辦結。並將此案詳細實情。先行咨報臣衙
門。以便臣等與該使臣辯論時。較有把握。該使臣亦或易

就範圍。不至別生枝節。若不迅速查辦。該省民心煽動。日以誅殺教士為名。將來民教滋事之案。難保不層見疊出。後患更不可勝言。再據熱福理面稱。余克林係洋人。戴明卿係中國人。魁玉等函內並未聲敘明晰。已令該將軍等

查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川省毆斃司鐸教士。現籌辦理情形一摺。據稱接准魁玉等函稱。法國主教范若瑟遣教士張紫蘭潛赴黔江縣。私買民房。建堂傳教。致該縣民人。將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毆斃。與法國使臣照會。所述不符。請飭魁玉等迅速查辦等語。四川黔江縣民人。既有毆斃司鐸教士

之案。自應查訊明確。及早持平辦結。方足以服該教士之心。免致另生枝節。若日久耽延。轉使該主教有所藉口。且恐民心煽動。將來民教滋事之案愈多。辦理更形棘手。著魁玉吳棠將此案詳細實情。先行具奏。一面嚴飭該地方官。將案內下手正兇。及幫毆從犯。嚴緝務獲。訊明啟釁根由。分別按律懲辦。並將現在辦理情形。隨時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憑覈辦。不得稍涉遲延。

給法國照會

爲照會事。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准成都將軍函稱。黔江縣本係改土歸流。素無習教之人。今夏范主教忽遣教士張

紫蘭潛赴該縣。私買民房。遽招司鐸余克林。戴明卿。前往
建堂習教。曾據該縣稟報。余司鐸等徧張告示。大犯眾怒。
旋經川東道飭派董紳全含章等。往晤范主教。勸其暫緩
建堂傳教。奈范主教匿不見面。於七月十四日。突有縣民
百餘人。在司鐸余克林等寓前。適余司鐸等出外遇見。當
因人多勢眾。即將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扭至河邊毆
斃。幸張紫蘭乘閒赴入縣署得免。迨該縣趕到。立拏正兇
陳宗發。謝裁縫等六名。餘犯飭差嚴緝。當將司鐸余克林
等身屍暫為妥殯。范主教於事後進謁川東道。經該道詢
以既欲前往黔江傳教。何以早不知會。致有此事。范主教

答以酉陽羅署狀辦事甚善。黔民亦極馴良。此事實出意外。當將不能先事豫防之知縣。先行摘去頂帶。責令緝拏餘犯等語。查此案據成都將軍。四川總督等函報。始由於張紫蘭潛赴黔江傳教。余司鐸復張貼告示。致干衆怒。川東道派紳往晤范主教。勸其暫緩建堂。徐閣傳教。范主教又不見面。致令縣民不服。變出意外。本衙門曾於九月初一日。詳細函達貴大臣在案。除由本衙門函催四川總督等。嚴飭地方官究出下手正兇。並緝獲幫毆衆犯。詳訊欣實情形。分別按律懲辦。總期勿枉勿縱。持平辦理。並通飭各州縣。務令民教相安。勿任稍滋事端。一俟接省聲覆本

衙門後。再行知照貴大臣外。相應先據來函所稱照會貴
大臣查照可也。

法國照覆

爲照覆事。接准貴親王照會。內開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准
成都將軍函稱。黔江縣毆斃教士等因前來。本大臣查黔
江縣離省離府甚遠。居民苦瘠。然究比彭水酉陽之居民。
尚屬樸厚安分。今春有該縣紳儒數位出頭。約請教士到
該縣地方。推讓貴產於教士。教士乃買妥一處房價銀一
百三十兩交足。業主早知蓋堂使用。豈爲私買。該處仍造
出許多謠言。謂黔江桂令不與稅契之說。有謂眾心搖動

思亂。業已尋到新房。立將業主及中保人等拏定。該教士開聽此言。察明造言之真僞。稟報於川東道。該道聞稟有不信之狀。張派一人。前往探查。回復道臺。並無其事。所稟之被害。亦無其人。所置之房。亦均好好。該處靜候教士一到。黔江即將房屋交獻。施教士怡桂令又生毒計。是以川東道將四川譯劄行各處告示呈出。以為切實之安慰。劄文有云。嗣後遇有民教交涉事件。必須持平辦理。迅速完結。及曉諭閭局。通飭各府廳州之嚴飭。以揩辦理之真。又有責備黔江秀山二縣。緣何尚未開通教務等言寬解。一面倚靠酉陽畢牧平安之言。乃定派余傳教士。躬往黔江。

照例躬請縣官稅契。於事無不合例。亦無私弊。諸期小心妥善。於未行之先。已查考有道縣官之意否。以上皆係切言。後閱四川教堂來函云。法國司鐸余克林。於本年閏六月。曾謁酉陽州牧。據云黔江知縣桂衛亨。早有稟覆。任隨司鐸到縣傳教。可保無虞。克林起行。酉州牧復劄飭桂令。務必保護。是以克林與四川司鐸戴明卿。於七月初五日到黔江縣城。紳民咸來問探。均皆和好無異。孰料該縣桂令。陽奉陰違。賄使局勇將各路緊把。更捏造法國司鐸告示。煽惑民心。希圖眾怒。以為事後卸咎地步。不知捏造之言與教相逆。十三日又在縣衙門照牆張貼告示。假湖

北咸豐縣團局名色。要來昝黔打教。克林急懇桂令彈壓。概置不理。初更之時。局紳使痞沿街鳴鑼打教。復往求桂令。仍若罔聞。克林等欲逃無路。至十四日辰刻。局紳等突統多人圍寓。吼稱奉官打教。克林急命張紫蘭入縣衙求救。克林明卿繼行。紫蘭已至大堂。克林明卿甫進儀門。當有差役擁掀出門。將儀門陡閉。惡等會意。即將二人剝成赤體。刀棒瓦石如雨。紫蘭在署聲喊救命。桂令仍不耳採。任惡拆余戴二人出頭門。復行毒打。由獅子牆。又打至河邊。打破頭顱而斃。屍拋入河。旋將得買周茂璮房屋拆毀。惡始回局。而桂令延至午後。見謀已成。乃假意出街彈壓。

順至河邊。略看二屍即回。商局紳買得無聊之徒數人。以作搪塞地位。此係黔江知縣桂衡亨主謀戕教。局紳同謀甯卜榮。楊萬相。李毓秀。李淵樹。吳琨。陳崇倫。陳崇熙。龍煥廷。尚家龍。甯卜俊。王正乾。張植堂。郭玉成。陳耀廷。李碧威李識荊。查玉清等語。看四川教堂來函。設謀陷害之人。明係黔江桂令。此人毒恨天主教之心。歷時既久。在黔六年。每與教中為仇。乘機便思陷害。當年瑪弼樂被害之際。伊張貼告示。有云所屬地面。誓不准有傳教士往來。及住居習教。驅除宜速。曾於四月間在貴衙門面談四川教務。桂令與教中為仇。留此人在任。定有大險。又曾言遇該處國

首包藏禍心。特望貴衙門設法於未然之先。消除亂萌。不意貴衙門行文緩飭。並未著意於此。若將桂令調換。何有今日。詳查黔江起釁之端有二。一如黔江百姓豫蓄兇謀。桂令必然先知。何則。川省將軍劄內。有云仍將桂令暫留本任。以順輿情之詞。是該令先曉民情也。既曉民情。何以誆哄酉陽羅教。並朦朧川省大憲。宣言黔邑安保無虞。誘哄該教士冒險入黔。而置之陷阱。此其一也。一或黔邑百姓。素皆守分。今二教士被毆之際。亦不過不法之徒幾人。該縣吏宜阻其下手。今任其下手而不阻者。似該縣有意慫恿。必至毆斃而後快心。不然。何以二教士在伊儀門初

次受毆。而桂令竟若罔聞耶。此二條關繫皆重。不拘何條。
厥罪均歸桂令。九月初一日。貴衙門來函。遂及桂令摘去
頂帶。九月十三日照會所稱。均與相同。惟有一言不相同
者。即係當將不能先事豫防之知縣。先行摘去頂帶。微末
之員。包藏禍心。愚蒙上憲。背違和約。私心自用。將本國拉
陷到不好地步。背
綸音為兒戲。不治以罪之要緊。若此光闊到日。本國之心。必備極
難過。以為
覲見大典不遠。
綸音在耳。曾

諭嗣後辦外國事件。總宜以友睦為懷。持平妥辦。乃今中國竟有如此悉昧大體之官。敢違和約。滅理欺天。若黔江教案。不治以應得之罪。為表樣以儆將來。本國捫心自問。嗣後保全兩國之往來。靠何為憑。為此照會。

乙未。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本年春間。探聞南亞美理加之秘魯國遣使來日本及中國議立和約。適日本使臣副島種臣至津換約。臣面與詢及。據稱秘魯已至東洋。該使回國後。即與議辦此事。六月間准總理衙門函稱英美住京使臣。均以秘魯特派欽差來華。商訂通商條約。請盡力幫助等情。因聞秘魯有陵虐華工之事。令將華人

全行送回中國。並聲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議立約。當經照
覆各國知照。並屬 臣 於秘魯使臣到津時。與之逐層辯論。
斟酌辦理。旋於七月杪。據日本副島來函。謂秘魯使臣葛
爾西耶已與立定和約。即赴中國議辦。經 臣 函商總理衙
門。該使遠來。自應以禮接待。再與辯論公事。九月初二日。
葛爾西耶乘輪船到津。初四日來晤。臣 即於翌日前往答
拜。詢悉華民陸續招往秘魯者。有十餘萬人。據稱並無陵
虐情事。該國統領聞外人議言甚多。特派大臣來華議立
和約。以期共相保護。初九日。又據該使函送該國洋文公
牘一件。細加繙閱。內係新立雇用華工章程。似尚妥協。臣

覆以前據住秘魯華民公稟。受苦甚多。各國新聞紙。亦有紀載秘魯陵虐華工情形。該國雖立有新章。恐未能實力遵辦。仍照總理衙門照覆英美各大意。令將所招華工全數送回。方可商辦。二十四日。葛爾西耶復來臣署。力為剖辯。謂同治八年。十年。住秘魯華民轉遞公稟。全是空話。不足為憑。即上年日本扣留秘魯招工船隻。亦無船主苛待華工確證。該國既派使來華議約。和條約立定以後。必當照約保護。臣逐加駁詰。該使總稱此來專為和約美意。若不准立約。即行回國。語殊決絕。二十六日。英國住京使臣威妥瑪。適由南洋回津。拜晤臣處。代為極力調停。並云葛

使來意甚好。原欲商議立約。保護華工。若中國置之不理。必為各國所輕視。切不任令回國。致難轉圜。臣因與總理衙門往復函商。祕魯本係無約之國。已招去粵閩華民十萬餘人。該使不肯認陵虐。而於立約一事。復堅執如初。中國向以民命為重。自不能置之不問。應派員前往該國查明實在有無苛待華工情事。再行設法妥辦。欲先與會議查辦章程。不即作為條約。以冀層遞折落。或可就我範圍。十月十三日。該使葛爾西耶復遞來照會一件。詞意亢複。狡辯多端。大致謂華民在祕魯者。保護與不保護。全係立約與不立約。欲得一言以定行止。臣思急脈緩受。仍詳晰

照覆該使。允先派員往查。並擬具查辦章程四條。屬再面晤商訂。俟察看該使如何答覆。函商總理衙門相機妥辦。再行具陳。

硃批。該衙門知道。

戊戌。成都將軍魁玉四川總督吳棠奏。竊照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據川東道姚覲元稟稱。法國主教范若瑟密遣教士張紫蘭潛赴黔江縣地方。私買民房。遽招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前往建堂傳教。奈黔邑地偏民瘠。素無習教之人。眾議沸騰。恐致激而生變。經該道疊飭紳董往晤范若瑟。匿不見面。一味支吾。似此情形。顯有構釁之意。臣等

管卽會函致川東道。以天主教勸人爲善。聽民自便。中國不能禁民之不習教。外國亦不能強民之必從教。令其婉屬范若瑟。將教士張紫蘭等撤回。暫緩建堂。徐圖傳教。並飭署酉陽州知州羅亨奎。督同黔江縣知縣桂衢亨。妥爲彈壓。毋使黔民爲首禍之人。以消邊患去後。旋據川東道。酉陽州。轉據黔江縣知縣桂衢亨馳報。七月十四日。天斯晤時。突有縣民百餘人。在司鐸余克林等所寓屈永順店房門首。適值該司鐸等出外遇見。卽將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抓住兇毆。該縣聞信親往論禁。不意人多勢衆。將該司鐸等扭至城外河邊毆斃。迨該縣趕到。巳紛紛解散。

立將毆打正兇陳宗發謝裁縫等六名拏獲。餘犯仍飭差嚴緝。幸張紫蘭一人。乘間躲入縣署得免。當將司鐸余克林等屍身。暫為安殮。至此案實係在店外毆打。並未進店。該司鐸等衣物銀錢。絲毫未動。所蓋房屋。亦未拆毀等情。復經臣等批飭署酉陽州知州羅亨奎。督同黔江縣知縣桂衢亨。眼同相驗填格通詳。親提獲犯陳宗發謝裁縫等。東公研訊。究出下手正兇。稟候察辦。並由川東道遴委熟諳教案邊情之卸署彭水縣事同知張超前往查勘情形。會籌妥辦。嗣據川東道續稟。范若瑟於事後連番進謁。語言均極和平。迨令局紳往返晤商。則又情形迥異。並以此

案由該縣桂衛亨相驗。必有弊竇。嘵聒不休。該道與之辯論再三。固執莫解。已就近飭委涪州知州濮文昇帶同刑仵迅赴黔江會同前委之同知張起模集人證如法覆驗。並據司鐸常保祿梁樂益等呈控前來。臣等伏查黔江縣距省二千餘里。距川東道駐紮之重慶府亦千里而遙。偏近苗疆。民風質樸。兼以山高灘險。驛站不通。文報往返。動輒經旬帀月。方川東道具報教士張紫蘭潛赴黔江之日。已在教士被毆致斃數日之後。今覈該司鐸常保祿等所遞呈詞。以主謀歸之縣令。以協謀歸之紳糧。無非張大其詞。擇肥而噬。此主教范若瑟思辦重慶酉陽舊案。遇事要

求。已成慣技。臣等惟有督飭川東道姚覲元設法維持。悉
心補救。應俟覆驗通詳至日。究出正兇。按律以抵。方足以
懲違抵之失。而服教士之心。知縣桂衢亨。既不能先事豫
防。又不克隨機應變。釀成巨案。咎無可辭。且司鐸余克林
查係洋人。情節較重。自未便因兇犯已獲。免予開參。相應
請
旨將黔江縣知縣桂衢亨摘頂撤任。以為辦理不善者戒。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川省黔江縣民人。毆
斃法國司鐸教士。請飭查辦。當諭令駱秉章將此案詳細實情。
先行具奏。並將案內正兇。及從犯嚴緝務獲。訊明懲辦。茲據駱

玉等奏。法國主教范若瑟遣教士張紫蘭潛赴黔江縣。私買民房。建堂傳教。該縣民人。將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毆斃。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奏情形。大略相同。現已拏獲正兇陳宗發等六名。飭令酉陽州知州羅亨奎等。提犯研訊下手正兇。稟候查辦。餘犯仍飭嚴緝。並飭涪州知州濮文昇。前赴黔江會同覆行相驗等語。此案兇竟因何起釁。該將軍等並未敘明。如謂買房建堂。以致民教不和。滋生事端。該地方官事前豈毫無見聞。已獲之陳宗發等六名。是否實係下手正兇。亦應確切根究。不得遷就了事。桂衡亨辦理不善。咎無可辭。著即行摘去頂帶撤任。仍著魁玉吳棠。懍遵前旨。將起釁實情。迅速查明具奏。並嚴

究下手正兇。獲緝幫毆從犯。訊明分别懲辦。毋得一味拖延。任
令該地方官含糊了事。並將現在辦理情形。隨時咨明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毋稍延緩。

乙巳。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秘魯國使臣來津。辦論
情形。經臣於十月十八日專摺奏明在案。該使葛爾西耶
於臣照覆後。訂期二十日來臣署晤商。當與詳切開導。該
使仍多方狡辯。必欲先立和約。而於臣所擬先訂章程。派
員查辦各節。堅執不從。會議數時之久。往返駁辯。未能就
緒。先是十月初間。叠准總理衙門函稱。英使威妥瑪已向
總署議唯秘魯使臣赴京暫住。祇算英法兩公使友誼。不

與商辦公事。來春再令赴津等因。現在節屆冬至。北河業已凍封。臣應辦公務甚多。必須照例回省。未便為祕書一事久留天津。該使亦面稱即日料理進京。將來如何議辦之處。想總理衙門王大臣必能相機妥籌。臣擬於二十九日由津起程回省。理合附片具陳。

硃批。該衙門知道。

十一月。庚戌。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前因俄兵搶掠土爾扈特。曾行文阿爾瑪圖俄官。與伊辦理後。忽據伊犂小俄官來文。內稱土爾扈特搶掠哈薩克各節。並列乾隆四十一年之事。當復與阿爾瑪圖俄官行

文。茲據該俄官吉挪拉爾拉爾霰文。內稱土爾扈特將我們官兵傷害人命。搶刦貨物。捏報者皆係虛事。前者徐學功殺害人命。搶牲畜貨物。疊次咨行你們大員。迄今未辦。殺人兇徒。亦望禁止。前者伊犂之官克皮坦博什倭奇。不行覺察。先數十年之事。亦咨行貴處。嗣後伊等亦不能擅自咨文。前者我們俄國攻取古爾扎之時。曾諭先前之事。盡行不辦等諭。因斯現在克斯才哈薩克並土爾扈特之事。均無追辦之處。均各了結。土爾扈特及蘇完之事。亦照如此了結等語。後據土爾扈特郡王巴圖呈報。差派章蓋綽羅木等。赴博洛塔拉及大河沿等處追辦被哈薩克搶

竊牲畜。該俄言說。你們回去該大臣處領印文。並帶來能幹通事。即行辦結。惟查從前我們與俄夷換給牲畜。前已更換完案等情。又據烏嚕木齊都統景廉來函內稱。昨已劄調徐學功來營。細加研詰。據稱從前與安集延打仗。奪獲牛羊馬匹等物是實。並非俄商貨物。伏思牛馬各項。既係打仗奪獲。則俄商貨物。或係為賊匪搶奪。另是一案。等語。又據阿爾瑪圖俄官來文內稱。嗣後伊犁地方。你處差派官員。若無我們印文。即行提拏送回。貴將軍如有差官往伊犁之事。先行知會我們差人若干。因為何事。限期幾日。本處查看合例。發給路照。送去各等情前來。奴才查該俄

來文。仍欲入徐學功之事。意欲以此抵其搶掠土爾扈特之事。而土爾扈特來文。先云要該大臣印文。即行辦給。又云更換兇案。語意殊為含混。應俟查訊明確。相機酌辦。至該俄以派差前赴伊犁。必先知照該國。竊據伊犁情已顯然。雖未便遽與決裂。亦未便任其强橫。惟有設法籠絡伊犁人心。仍得消息常通。方可勉顧大局。

硃批。該衙門知道。

壬子。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竊惟船政之設。原約造一百五十匹馬力輪船十一隻。八十匹馬力輪船五隻。嗣督臣英桂攝政第七號為二百五十匹馬力。據該監

督估計工料費鉅。較一百五十四馬力。增一倍有零。請以
一號抵作兩號。經臣文煜等奏明在案。共應大小成船一
十五隻。除第十號以上。業經疊次奏明出洋外。本年八月
初六日。第十一號之濟安試洋。八月二十八日。第十二號
之永保試洋。均一時以七十里為率。輪機之靈捷。船身之
堅固。與安瀾等船。大略相同。九月十九日。第十三號之海
鏡下水。計年內可以出洋。第十四號輪船年內亦可下水。
惟第十五號須待明春。然中國匠徒。能放手自造與遣散
洋匠。兩無妨礙。此船工將竣之實在情形也。此後如為節
省經費起見。則停止造船。除修船養船而外。一切皆可節

省。惟既絕難續。不免盡棄前功。如鵲巢鳩居。異族之垂涎。尤為可慮。若廠成造船兩號。則已成之緒。不致中乖。而洋人辛工。歲可省十餘萬。然中國員匠。能就已成之緒而熟之。斷不能拓未竟之緒而精之。雖則歲告成船。竟毫無進境。與

皇上力圖自強之

旨。迴不侔矣。臣竊以為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漸進。將窺其精微之奧。宜置之莊嶽之閒。前學堂習法國語言文字者也。當選其學生之天資穎異。學有根柢者。仍赴法國。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陳出新之理。後學堂習英國語言文字

者也。當選其學生之天資穎悟學有根柢者。仍赴英國。深究其駛船之方。及其練兵制勝之理。速則三年。遲則五年。必事半而功倍。蓋以升堂者求其入室。異於不得其門者矣。其學生中有學問優長。而身體荏弱。不勝入廠上船之任者。應令在學堂接充教習。俾指授後進天文地輿算學等書。三年五年後。有由外國學成而歸者。則以學堂後進之可造者補之。斯人才源源而來。

朝廷不乏於用。惟合之遞年成船二隻。所費甚鉅。本年所加月款二萬可省。而原定月款五萬。必不能省也。限期解届。

應如何辦理之處。敢懇

皇上飭下各衙門速議具奏。儻以前赴外國學習爲可行。則數萬

里長途。驟試者不無疑懼。臣奉

旨後。尚須與日意格及生童人等。堅明約束。詳議章程。必事事得

理之所安。而後人人於心有所恃。臣不揣冒昧。謹會同陝

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文煜閩浙總督臣李鶴年

福建巡撫臣王凱泰。恭摺馳陳。

硃批。該衙門速議具奏。

沈葆楨又奏。竊臣於同治九年二月間。奏請俟輪機創就。

懇將中外出力人員。擇尤獎勵。奉

旨允准在案。嗣臣以丁憂交卸。致未舉行。自本年六月起。該監督

日意格逐廠考校。挑出中國工匠藝徒之精熟技藝通曉圖說者。為正匠頭。次者為副匠頭。洋師付與全圖。即不復入廠。一任中國匠頭。督率中國匠徒。放手自造。並令前學堂之學生。繪事院之畫童。分廠監之。數月以來。驗其工程。均能一一脗合。此教導製造之成效也。後學堂學生。既習天文地輿算法。就船教練。俾試風濤。出洋兩次。而後教習挑學生二名。令自行駕駛。當颱颶猝起。巨浪如山之時。徐覘其膽識。現保堪勝駕駛者已十餘人。管輪學生。凡新造之輪船機器。皆所經手合攏。分派各船管輪者已十四名。此教導駕駛之成效也。伏惟船政。祇自強之一道。而創始

較他務為獨難。當一簣之甫施。詎成山之敢望。或以洋人秘其要領。弗輕傳授為疑。或以中國狃於見聞。無可攀躋為慮。仰賴乾綱在握。翊贊僉同。既歷久而弗渝。遂觀成之有日。雖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尚有待於將來。而步能亦步。趨能亦趨。已幸償夫始願。想重譯爭效所長之意。正中朝有善必錄之秋。茲據日意格將出力之洋員洋匠。開單請獎前來。臣逐加檢覈。尚無冒濫。謹將原單。鈔呈御覽。候旨遵行。監督日意格。始終是事。經管綱度。極費苦心。力任其難。厥

功最偉。德克碑自同治九年二月後。前赴甘肅。臣左宗棠
另有差使。惟經始之時。度地計功。購料雇匠。馳驅襄事。亦
未便沒其微勞。應如何分別獎勵。俾昭激勸之處。出自
宸裁。至合同內約明五年限滿。中國匠員。能自監造駕駛。應加獎
兩監督各銀二萬四千兩。加獎外國員匠銀六萬兩。又約
明五年功竣。每名另給辛工兩月。並勻給回費三百七十
八兩。照現在洋員匠名數科算。統共犒賞辛工回費需銀
十五萬兩有奇。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速即籌撥銀十五萬兩。俾得於限內及時遣散。不致坐
食虛糜。其中國出力之員弁工匠。可否容臣一體併案保

奬。以資鼓舞而責後效。出自逾格

鴻慈。理合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文煜。閩浙總督

臣李鶴年。福建巡撫臣王凱泰。恭摺馳陳。

硃批。該衙門速議具奏。單片併發。

沈葆楨又奏。再臣葆楨自任船政以來。察看日意格在工。朝夕講求。實屬不遺餘力。其始也亦屢瀕於危。幾疑其毫無把握。卒之理以苦心孤詣而得。功以銖積寸累而成。雖所費不貲。而數百萬帑金。實非浪擲。似應破格奬勵。以生外人竭誠效順之忱。該監督與德克碑均量荷

天恩。賞給提督銜花翎。比次日意格。可否

賞給一等男爵再加一等寶星。德克碑。

賞給一等寶星。以示區別而昭激勸之處。謹附片密陳。

硃批。覽。

辛酉。廣西巡撫劉長佑奏。竊臣於本年六七月內。曾將粵軍分紮關內外。扼要設防。相機援勦各緣由。先後奏報在案。數月以來。查悉越南各匪。多在宣光河陽一帶。間有零股分出擄刼。並未攻襲城池。邊境尚為安靖。茲於十月二十二三等日。疊據總兵劉玉成。候補道章達瓏稟報。探悉法兵於初一日攻破越南河內省城。官多被擄。兵有傷亡。並有黃道崇英與陳四黎大各匪。乘機攻襲太原山西。奸

民游勇。蟻附鴟張之信。北甯現亦戒嚴。請示如何進止等語。當以洋人攻取河内。無非辦理通商。我軍似可無須過問。該鎮道等務各申明軍律。確探匪蹤。審度機宜。先防後勦。用固邊圉。兼恤外藩。不得稍涉大意。亦不得別滋事端。檄飭去後。伏查越南之患。法人為最。臣於春間密陳該國情形摺内已略陳之。不期為患如是之速也。夫法人之欲圖越南。本非一日。法人之不忘粵西。亦非一日矣。前此占據越南六省。其不遽為併吞之計者。維時吳逆未除。羣盜蜂起。取之無所利益。徒與粵軍為難。迨巨寇既除。各匪漸形斂戢。祇黄逆崇英盤踞河陽。較為梟悍。方與白苗交通。

尚未知其向背也。因而有涂普義販運軍裝之舉。藉以要結。黄逆既從。各匪無不爭附。法人之計已得矣。而獨未能釋然者。粵軍尚在關外。明知無如彼何。惟新附各匪。尚恐未能遽逞也。因而有安參將向總理各國衙門索書來粵遊歷之舉。一則曰交界相通。彼此獲益。再則曰駐彼彈壓無與生釁。既可隱制粵軍。不敢擅有舉動。並可明嗾各匪。得以一意橫行。而河內因以不守。而山西太原相繼告警矣。此法人蓄意於越南之情事。而所謂不忘於粵西者。恐自此益堅矣。亂逆億之詞。臣亦未敢瑣陳。致煩

宸聰。第現在粵軍半駐關外。相距河內雖遠。而各匪乘機肆擾。將

及北甯。支官踵營乞援。自應懍遵
諭旨。相機防剿。不敢膜視外藩。所慮越南各匪。假冒法兵名色。致
難辨識。更恐越南各營。假冒粵軍名色。致啟猜嫌。加以離
營散勇。沿邊游民。或出入賊中。或往來河內。形迹混雜。謠
傳滋多。皆足起釁而撓事局。臣已據斷咨商大學士兩廣
督臣瑞麟。議實轉告法國領事。及安參將等。如遇粵軍於
邊關內外。堵剿越南各匪。與法兵絕不相干。俾釋嫌疑。用
全和議。仍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衙門。照會法國熱公使。轉飭遵照。免滋事端。抑
臣尤有不能不熟籌遍慮者。粵右鎮南甯三府。均與越南

毗連。卡隘紛歧。綿延千里。劉玉成單遠踵兩軍。共勇八千餘人。合則見多。分則見少。該匪扶有法援。恃其利器。欺之從前倍形猖獗。若竟分股內竄。我軍備多力分。策應不及。難免疏虞。內地伏莽尚多。羣起響應。彼族從而生心。則全粵為之震動。臣與司道再四籌商。擬請

旨飭由廣東撥兵數千。即由欽州徑出關外。約會援勦。或繞赴西省南太地方。協同堵勦。庶兵力足資分布。可無顧此失彼之虞。如廣東祇防欽州一路。未能撥兵出境。擬即於粵楚界上。增募勁勇二三千人。奏調知兵大員統帶前往。作為邊關內外膺勦之師。仍應請

旨飭由廣東查照前次奏撥之案。按月籌解餉銀二萬兩。以資接

濟。

諭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越南各匪肆擾。現飭粵軍防勦。並籌保衛邊境一摺。越南各匪在宣光河陽一帶。分股擄劫。據報法國帶兵攻破越南河內省城。官多被擄。兵有傷亡。並有黃逆崇英與陳四黎大各匪。乘機攻襲太原山西。奸民游勇。蟻附嘯聚之信。北甯現亦戒嚴。刻下越南各匪。乘機肆擾。深恐該逆假冒外國名色。或句結為患。必致又起釁端。粵西太鎮南甯三府。均與越南毗連。該處止有劉玉成章遠邇兩軍。兵力甚形單薄。現越南差官踵營求救。自應相機防勦。以顧外藩。着瑞麟張兆棟迅

即撥兵數千名由欽州徑出關外約會援勦或繞赴西省南太
地方協同堵擊並著劉長佑飭令劉玉成等軍酌度情形認真
勦辦仍著瑞麟等查照前次奏撥之案按月籌解餉銀二萬兩
以資接濟粵軍於邊關內外堵勦越南各匪與法兵絕不相涉
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行照會法國使臣轉飭遵照毋令別
滋事端

癸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
沈葆楨奏船工將竣謹籌善後事宜一摺同治十二年十
一月初七日奉
硃批該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閩省船政之設創議於督臣

左宗棠。於同治五年六月間奏奉
諭旨允准在案。原為中國力圖自強。有備無患起見。前據該大臣
奏稱原約造大小輪船十五號。將次工竣。如從此停止造
船。不免盡棄前功。且恐異族垂涎。擬即由中國員匠每歲
造船二號。並遣學生前赴英法兩國。探究其精微之奧。期
於日起有功。自因圖始維艱。既費數百萬之帑項。復竭六
七年之經營。現甫立有基址。中國匠徒且能放手自造。若
竟盡棄前功。誠屬可惜。該大臣所奏。亦仍係為中國力圖
自強之意。惟每歲造船之費。尚有限制。而以後成船日多。
養船修船之費。層遞加增。誠恐為數愈鉅。勢不能支。查同

治十一年十一月間。直隸督臣李鴻章。奏准設局招商。試
辦輪船摺內。聲明若從此中國輪船暢行。閩滬各廠造成
商船。亦得隨時租領等語。隨據該督飭議條規於上海設
局試行。已及一年。此次據沈葆楨奏。嗣後閩廠。每歲續造
船二隻。未知商輪船局。是否合用。能否陸續租領。俾船不
賦閒。費不虛耗。且可以驗其良窳。加意講求。儻能隨造隨
領。閩廠輪船。得以暢行中外。則既可留造船之基。並可省
養船修船之費。洵屬意美法良。應請
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妥籌定議。奏明辦理。至該大臣所稱。分遣
學生赴英法兩國學習一節。查同治十年七月間。原任兩

江督臣曾國藩等奏遴選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業經奏

旨准行。由該督等派員在滬設局。分批遣令出洋在案。此次沈葆楨擬遣前後學堂學生。分赴英法兩國。探究造船駛船之精奧。與原任督臣曾國藩等遴選學生赴美國學習技藝。意見相同。一切章程。應否仿照滬局辦理。抑或有酌量變通之處。應請一併

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並原議開設船廠之陝甘督臣左宗棠。與沈葆楨會商熟籌。期於有利無弊。功效漸臻。以仰副我

皇上有備無患之至意。

硃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船政教導功成。懇將出力之洋員匠。併案奬勵。並述籌犒賞回費。俾得如期遣散等因一摺。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硃批該衙門速議具奏。單片併發。欽此。除片奏一件。應由臣衙門覈議。毋庸會同戶部辦理外。臣等伏查同治五年十一月間。據左宗棠奏陳。日意格等稟呈保約合同各件。內開自鐵廠開廠之日起。五年限滿。如能教我中國匠員造船法度。一切精熟。自能監造駕駛。應加奬勞日意格德克碑各銀二萬四千兩。加奬外國員匠銀共六萬兩。外國員匠。五

年工竣遣回。給發每人辛工兩月。並發回國路費。按人分
別勻給等語。謹繕單恭呈
御覽。奉
上諭。均著照所請行等因。欽此。至八年閒。據船政大臣沈葆楨奏
鐵廠教造起限。摺內聲明五年限期。請以八年正月為始。
九年二月閒。又據該大臣奏。船政漸著成效。懇將中外出
力人員獎勵。奉
旨著准其擇尤保奏。毋許冒濫。欽此。該大臣旋即丁憂卸任。未據
保奏。本年閏六月閒。據該大臣奏陳挑驗匠徒。試令放手
自造情形。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各在案。今據該大臣奏稱輪船製造駕駛。均已散有成效。自應量予獎勵。所有華洋開船政在事出力之洋員匠等五十一名。臣等詳加覆覈。尚無冒濫。相應仰懇

天恩。一併照准。恭候

命下。由臣衙門行文該大臣轉飭遵照辦理。其中國出力人員。併請

飭下該大臣懍遵前

旨。擇尤保奏。以昭激勸。至日意格德克碑及外國員匠加獎銀兩。各員將辛工回費等項。既已載在保約合同。經左宗棠奏

准在案。此次該大臣奏稱共需銀十五萬兩。覈與保約合
同所議數目相符。應請照數給發。俾得依限遣散。以示大
信而免虛糜。此項銀兩。應如何籌撥之處。戶部查此項加
獎監督洋員匠並回費等項。共需銀十五萬兩。既經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覈與保約合同原議數目相符。自應趕緊
照數籌撥。俾得及時遣散。擬於閩海關福廈二口。及內地
徵收起運運銷兩項茶稅。並茶葉加捐單餉項下。提撥銀
十五萬兩。相應請
旨飭下福州將軍。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即在臣部指撥款內。如數
籌撥。解交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按原議數目。分別給發。

依限遣撤。再此項銀兩。原係約明限滿著有成效。即行給發。該將軍督撫等。務須迅速籌撥。無得稍有遲延。俾昭約信而免坐食糜費。再此摺係臣衙門主稿。會同戶部辦理。合併聲明。

硃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據沈葆楨片稱。自任船政以來。察看日意格在工。朝夕講求。實屬不遺餘力。似應破格獎勵。日意格可否

賞給一等男爵。再加一等寶星。德克碑。

賞給一等寶星等因。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硃批覽。欽此。臣等伏查歷次保奬洋將洋員案內。其最優者惟戈

登以攻克蘇常等處城池。

賞提督銜花翎穿黃馬褂。並頒給提督品級章服四襲。蒲安臣以

出使病故。

賞一品銜並銀一萬兩。並無辦通

賞爵成案。日意格與德克碑前因船廠得力。業經

賞予提督銜花翎。現在工竣。又各給銀二萬四千兩。已足酬其勞

勩。惟據沈葆楨以日意格始終其事。異常出力。奏請破格

奬勵。臣等公同商酌。擬將日意格援照戈登蒲安臣保奬

成案。仰懇

天恩。再行

賞加一品銜。並准其穿黃馬褂。仍與德克碑一體

賞給一等寶星。以示優異而昭激勸。

硃批。依議。

丁卯。盛京將軍都興阿。副都統清凱奏。竊奴才查中外交涉事件。向照原定條約辦。且近來各國遇有事件投遞。俱由該領事官照會海關兵備道轉詳。詎於本年十月二十二日。據接收公文之值班佐領恩傳。接有法國司鐸包若瑟封簡一角。經該員拆視。知為該國傳教司鐸諾依而然赴東三省傳教。行令轉飭旗民地方官保護等因。隨經該

員給與收文執照。稟知該司承辦協領慶璽。而該協領遲至數日。始行稟請覈辦。經奕等閱看得封筒上寫天主堂司鐸包公文移至奉天將軍衙門開拆字樣。奕等詳覈此件。既係外國徑行投遞。原不應拆封收留。事關中外交涉。足見該承辦協領。及值班佐領。不加詳慎。實非尋常錯悞可比。除將法國司鐸包若瑟原移封筒一角。劄交海關兵備道。照會轉交該國領事官照約辦理外。相應請

旨將誤接公文。不加詳慎之協領慶璽。世職佐領恩傳。一併交部議處。以示懲儆。

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壬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英廉奏。查塔城地界。西距葦塘子俄夷交界三十五里。東至察罕鄂博臺路三百餘里。又屬俄夷地面。該俄卽在山口要隘住兵。凡有往來之人。無不盤詰挂號。實爲不便。且有俄夷哈薩克。現在塔城境內遊牧。肆無忌憚。偷盜之案。層見疊出。實屬難以彈壓。擬俟兵力稍足。臺站備有駝馬。卽行文與俄官。清查邊界牌博。安設卡倫。各歸各處遊牧。以免混淆。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三

同治十三年。甲戌。正月。癸丑。駐藏大臣承繼前駐藏大臣恩麟奏。竊本年輪應奴才承繼查閱後藏等處營伍邊界。奴才於九月十三日。自前藏起程。巡閱江孜。接據帕克里營官汪推結布四郎多卜結稟稱。現有披楞頭人薩海阿乍噶主僕一百八十餘人。來至邊界錫布地方。意欲進藏通商等語。稟請聶拿前來。當經奴才以邊防為重。不准外番之人。無故擅越藏界。一面飛飭該營官迅速設法妥為相機善言開導。務須勸阻回國。以免尋釁。旋據該營官稟稱披楞頭人薩海阿乍噶等。一百八十餘人。經該營官曉以大體。

理說勸慰。均各相安。一併回國。現在並無事故。各邊境照常安靜。但披楞之人。性情反覆。不可不嚴為防範。以期有備無患。除咨達賴喇嘛。並飛飭沿邊一帶漢番官員等。揀派慎密精細之弁兵。小心加意防守。勿得疏懈。以顧邊圉。奴才查閱事畢。於十一月十五日旋回前藏。奴才恩麟當將關防報匣等件。移交奴才接收。理合恭摺具奏。

硃批。知道了。

丁巳。大學士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張兆棟奏。竊臣等於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十六日。奉

上諭。劉長佑奏越南各匪肆擾。現飭粵軍防勦。並籌保衛邊境一摺等因。欽此。伏查本年十月二十九日。臣等接據法國住紮廣州領事官達伯理申陳。內稱法國住紮越南提督因擬訂新約等事。越南官員。不肯商辦。法兵即攻入河內省城住紮。請咨會廣西撫臣。將中國官軍。調回內地防範。勿紮河內所轄地方。遇事自當互相照會辦理。以昭和好。旋於十一月初五日。又據該領事申報。法兵已與越南議和等情。臣等即飛咨西撫臣劉長佑查明酌辦。嗣疊准劉長佑來咨。越南黃崇英等股匪。因該國有事。乘機四出。有攻打越南太原山西等處之信。粵西邊防喫緊。總兵劉玉成統帶

各軍。向紮鎮南關外高平、諒山兩省。地勢極為扼要。誠恐越南及各匪假冒粵軍名號。與法兵易啟釁端。屬臣等劄知法國領事。轉移彼國統兵大員。勿遽加兵高諒。俾粵兵照舊設防等情。並探聞股匪劉永福等。在河內等處與法兵互相攻擊。各有勝負。適領事達伯理來臣瑞麟衙門。面述越南股匪劉永福等。與法兵打仗。傷斃帶兵官二人。法國統兵大臣。已請其本國添兵攻勦。惟各匪皆與粵軍裝束無異。商及如何辨別。以免混淆。臣瑞麟當即開誠相告。以中國與法國。久訂和約。粵軍斷不與法兵生事。惟西省太平鎮安等府地方。皆與越南交界。道員覃遠璉總兵劉

王成。分駐關內關外各軍。本為防勦越南股匪而設。今各匪乘機肆起。如其擾及粵邊。自當竭力堵勦。所有關內各軍。固須仍舊設防。即關外粵軍。向紮高平諒山二省。現亦不能遽撤。蓋沿邊一千餘里。地面遼闊。惟高諒係扼要隘口。必須在此駐防。且該二省俱與河內相距甚遠。地小而土瘠。無可通商。屬令該領事移知法國統兵大員。勿侵高諒二省。以便粵軍駐紮。粵軍亦不向河內轄境前進。如此互相照會。即有假冒粵軍名號及假作法兵裝束者。彼此較易辨察。以免猜疑。該領事請即備文劄知。由彼轉移查照。臣等商定發文後。欽奉前因。臣等復公同再四籌度。竊

思越南黃崇英等各匪滋事以來。中國勞師數年。力爲援剿。前此事歸一致。別無枝節。祇以越南官兵。不能切實夾攻。故匪股迄未淨盡。茲則法國與越南構兵。踞其河內省城。且聞北甯一帶。俱有法兵住紮。各股匪因此乘機肆擾。劉永福等。又與法兵互相攻擊。法人回國添兵。以備鏖戰。越南亦新募練勇。營制與粵軍無殊。是越兵爲一起。法兵爲一起。股匪爲一起。股匪之中。復黨類各分。情形叵測。若粵軍深入其間。殊覺難於措置。法人於既得河內之後。請將粵軍調回本境。以慮傷和好爲詞。西撫臣劉長佑來文亦聲明批飭劉玉成等。勿與法人生事。皆爲慎重起見。該

撫臣劉長佑具奏之時。尚未知股匪劉永福等。與法兵攻戰情狀。今越南事勢糾紛。情形未定。粵軍似宜扼要駐紮。以固邊圉而察事機。西省關外各軍。以屯劄高平。諒山。最為要着。是以臣等急語法國領事。商定行文。諒可查照辦理。總兵劉玉成與道員覃遠璡所部兵勇。前經撫臣劉長佑。與提臣馮子材奏明。挑留精壯四千名。分交該鎮道統帶。自俱揀選得用。此時若由廣東撥兵數千。徑出關外。以之進勦。則事機有礙。以之設防。則糜費較多。且關外路徑叢雜。東省新募兵勇。亦恐人地生疏。不若仍責成總兵劉玉成等。體察情形。如越南匪蹤偪近。該處兵力實形單薄。

即由該鎮酌量就近添募熟悉地勢能耐邊外水土之人。較為得力。至東省欽州地方。水陸俱與越南交界。亦應認真防範。臣等前因東西兩省連界各處伏莽未靖。奏明派委署南韶連鎮總兵鄭紹忠。選募壯勇二三千人。前赴高廉各府所屬一帶。會同左江道員妥為查辦。現在越南有事。防外靖內。俱關緊要。臣等已檄飭鄭紹忠。趕緊先集勁勇二千名。於十二月初九日。由三水縣取齊起程。馳赴欽州附近。擇地駐紮。隨時查探。儻有越南股匪竄至欽州邊界。立即率同地方文武。實力堵勦。其洋面交界要區。另派陽江鎮右營都司梁喬甸。管帶輪拖各船。前往防堵。以

杜竄越。臣等通盤籌畫。分別辦理之情形也。再查廣東經費支絀。前因鄭紹忠添募勇糧。藩運各庫。無款可撥。經臣等奏請在粵海關徵收洋藥正稅項下。按月提銀二萬兩。以資支應。欽奉

硃批。交部議奏。旋由戶部覈准。奏奉

諭旨咨行到粵。臣等深幸餉需有着。方飭鄭紹忠募勇起程。茲西撫臣請照前次奏撥之案。按月協濟西省餉銀二萬兩。臣等何敢存畛域之見。稍涉推諉。第東省實非寬裕。尚須設法張羅。現飭藩運二司等隨時籌措。如西省邊防喫緊。添兵勦辦。自當竭力扶濟。以維大局。

瑞麟等又奏。再法國自換約以來。歷守和誼。越南久列藩服。奉職輸誠。此次法國與越南搆釁。曲直之故。雖未深悉。然法人若果遂滅越南之祀。中國自有正論可持。第前據法國領事達伯理申報。即稱與越南議和。今與股匪劉永幅等。互相攻擊。回國添兵。亦聲言專為該匪猖獗起見。惟該二國議和。如何定約。或議而未定。現俱未得其詳。至股匪黃崇英劉永幅等黨夥甚多。前以中國勞師數年。費餉百餘萬。力為越南援勦。因該國山險路歧。我軍以大隊進攻。則各匪分股竄匿。官軍一回。彼又隨時嘯聚。越南不能自行搜捕。淨絕根株。致粵軍疲於奔應。所以西撫臣前奏

以防為勦。稍節糜費。今該匪因越南有事。復行肆擾。而劉永福等。又與法兵互相攻戰。斃其帶兵隊目。法人必有報復之舉。是匪類情形不一。蹤跡亦飄忽靡常。此臣等所謂該國事勢紛紜未定也。是以愚昧之見。擬固守邊圍。察看機宜。再行分別籌辦。理合附片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瑞麟。張兆棟奏。越南股匪。與法國兵互相攻擊。情形未定。擬請固守邊圍。相機籌辦各摺片。法國與越南構兵。踞其河內省城。股匪劉永福等。乘機肆擾。與法兵互相攻擊。現聞法國已與越南議和。因股匪猖獗。回國添兵往勦。該國事勢紛紜。情形未定。中國自當扼要駐紮。固守邊圍。未便越境用兵。轉

致生事。瑞麟等已檄鄭紹忠帶勇二千名馳赴欽州附近扼紮。著飭令該總兵隨時查探。遇有越南匪徒竄至邊界。立即會同地方文武實力堵剿。其洋面交界處所。並著認真防堵。毋任竄越。粵西防軍向紮越南高平諒山二省。已由瑞麟等知照法國領事。毋得進兵侵犯該處。粵軍亦不向河內轄境前進。免致互啟猜疑。有傷和好。著劉長佑飭令覃遠璡等遵照辦理。太鎮南甯三府均與越南毗連。該撫當妥為布置。以固邊防。廣東按月應協廣西餉銀二萬兩。仍著瑞麟等隨時籌措。源源接濟。毋稍推諉。

辛酉。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才於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接俄官署吐爾奇斯坦各省吉那拉爾固必納土爾。喀爾帕科斯克依來文。飭行譯出。內稱我們大俄國。進取伊犂。已設兵三年矣。因念兩國和好。向你們京城王大臣言過。伊犂仍交你們接收。接照從前辦理。似此寬爲地步。你們理宜率兵前來。速取烏嚕木齊等處。以靖地方。亦使回民回匪。得見你們兵威。今三年之久。你們未進一步。貴將軍駐紮殘破塔城。並無兵力。瑪納斯一孤弱小城。尚未克復。我們原想自賽里木淖爾。色特爾德迆北者。無論何部落之人。均歸你們管轄。我們僅管伊犂。不想雖有此意。竟屬枉然。去歲我們商人赴奎屯地方貿

易。被你們徐學功刦殺。又土爾扈特人等由彼勒沁口子。趕去馬一千七百匹。你們不能禁止。又我們赴西湖回商四名。攜帶貨物銀兩。行至多木達地方。被你們人將回商殺害三名。貨財均被搶去。本年喀什噶爾回子來攻瑪納斯。搶奪沙山子等處。該處民人蒙古雖望貴將軍拯救。並未能救。伊犁求我們俄國拯救。伊犁自經我們收復。均各安靜。今自你們紮營西湖以來。搶案疊出。不獨你們土爾扈特王貝子所屬人等。偷盜搶刦。致累我們地方之人。亦學作賊。今奉我們君命。已將辦理權柄。責成於我。自伊犁北山。至瑪納斯一帶。此後均要安靜。你們駐兵無多。儻能

將兵滲至四千。方有聲威。民人徐學功迅速從重懲辦。並將多木達地方搶刦我們商人之人。亦要重辦。所搶貨物銀兩。迅即交還。此數件事。貴將軍若能迅即辦理。自庫爾喀刺烏蘇極西地方。直至色特爾德。及賽里木淖爾地方。均交給你們。照從前議定和約。彼此通商。若貴將軍不能按照我們所指滲兵辦理。使該處不能安靜。即將自塔爾巴哈台。至庫爾喀刺烏蘇大路迤南。及極西地方。均交給我們國官員以兵力辦理。凡事與你們無涉。你們地方之人。有我們保護。即照我們管理伊犂一樣辦理。你們不得攙越一人。徐學功若你們不能迅速拏辦。即交我們邊界

官帶兵往拏。並將所搶貨物拜出銀兩。撥給被害親族。我們古爾札回子邁瑪特魯子。你們咨文寫作柔子。由徐學功處逃出。經你們英大人囚禁。逮即釋放。兩國和好數百年。我們念其和好。故先咨行等因前來。本當與咨覆。內云我兩國和好。誠如來文。蓋已數百年之久。前年貴吉爾拉爾固必納土爾帶兵為我收復伊犂。貴國上司衙門顧念鄰好。向我京城王大臣言道。伊犂仍交中國接管。此等高誼。中外各國。同為欽美。本署將軍本擬即日馳抵伊犂。與貴吉耶拉爾固必納土爾晤面。一面接收伊犂。一面妥議善後通商各事。以期長治久安。不意原議七水地方會議。

後改色爾賀鄂普勒會議。及本署將軍去歲至色爾賀鄂普勒。駐候月餘。貴吉那拉爾固必納土爾不來。改派博呼策勒偕斯奇。代為前來。博大臣議事未成。赴我北京。本年春間。本署將軍接我王大臣來函。已在京與博大臣。俟公使。當面議定。一面交收伊犂。一面議論通商。本署將軍當即行文貴國。渺無回音。復又行文詢問貴吉那拉爾固必納土爾。究竟何時晤面。嗣接來文。稱亟思晤面。因現在塔什干署任。不克分身等因。本署將軍以我中國辦事。向以忠信為本。推想貴吉那拉爾固必納土爾。亦必以忠信為本。決不我欺。不意忽來見責。說我兵單不進。查本署將軍

此來專辦接收伊犂之事。所以久駐塔城者。專候貴國交
還伊犂。貴國何時交還。本署將軍即可即時前往接收。至
瑪納斯等處。有我
大皇帝另派大臣帶兵征取。該處距貴國尚遠。與邊界無涉。所稱
盜案疊出。商人被搶等事。查我兩國原有條約。有賊之處。
暫不通商。本署將軍屢經行文貴國。令各商人不可冒險
前來。俟肅清後再爲通商。無如不聽。絡繹前來。以致被搶。
去歲伱們商人。路過奎屯。稱說被徐學功搶刦之案。現接
景都統來函。已將徐學功研訊。並未搶過俄國商人。且搶
刦之人。亦無自通姓名之理。並據西湖報稱。去歲該商人

等來至西湖。欲赴瑪納斯貿易。我西湖帶兵大員。因瑪納斯有賊。攔阻不准前往。嗣該商人等。忽欲赴沙山子。西湖鄉約。派人護送。不意該商人等行至中途。又不赴沙山子。欲偷赴瑪納斯。將護送人遣回。以致被搶。遣回護送人在先。被搶在後。並取據柔子口供。稱伊等眾商於去歲十月十七日行至奎屯迤東地方。有瑪納斯逆首妥阿訇之子。帶人來迎伊等。眾商人即將西湖護送人辭回。不想次日就被搶了等語。查此情明係妥阿訇之子。將該商人等接去。中途搶劫。假冒徐學功之名。以圖嫁禍。該商人等既經我西湖大員攔阻。不准前往。自應不可前往。亦不可中

途將護送人遣回。更不可詐稱欲赴沙山子。而又偷赴瑪納斯。況瑪納斯逆回。係我中國叛賊。該商人等販貨濟賊。焉有不被搶刦之理。現在我東路大兵已進。攻賊正緊。容俟拏獲安阿甸之子。此事即可了結。柔子即遵瑪特帑子。我西湖並未囚禁。來去聽其自由。本年春間。哈薩克與土爾扈特。互搶馬匹之案。原因變亂以來。哈薩克歷已搶去土爾扈特馬匹一千九百餘匹之多。此次該蒙古。因在哈薩克馬羣內。認有原馬賊蹤。始將馬羣趕來。彼此各執一詞。互相抵賴。此案雖已完結。而該蒙古部落廟宇。金銀糧房衣物。被貴國官員。帶領哈薩克搶掠一空。並槍斃數人。

踏死小兒一名。行文貴國。至今尚懸閣未辦。本署將軍現已禁止該蒙古。以後再有哈薩克搶奪之案。必先報官辦理。不准私相搶奪。違犯必予重懲。以後貴國亦再毋聽哈薩克一面之詞。受其蠱惑。多木達地方回商被搶一案。西湖大員。現已拏獲賊一名。其賊尚未追出。俟追出必行文交還。現在西湖一帶。本署將軍已令該處大員。嚴飭官兵再有宵小之徒。務必嚴密查拏。從重懲辦。以靖地方。無勞貴國代為煩憂。我中國除奸禁暴。由近及遠。自能次第辦理。

大皇帝法令森嚴。豈有因一二小事。更勞貴國代為辦理之理。刻

下我內地大兵。已打賊出關。不久亦必西來。此次來文。語多過分。想非貴吉那拉爾固必納土爾之語。兩國和好。豈宜如是。本署將軍現駐塔城。專候辦理接收伊犂之事。貴吉那拉爾固必納土爾究竟何時交還。中國必有答謝。以酬兵費。貴國素名大邦。必無利我土地之心。貴上司衙門在我京城。已有成言。亦必無爽口之理。嗣後貴國遇事。我中國亦可相助。彼此世世受福無窮。想貴吉那拉爾固必納土爾必明此理。望速見覆等因去後。至今尚無回音。查該夷包藏禍心。已非一日。此次來文。顯以伊犂為已有。尋釁欲將庫爾喀喇烏蘇等處地方。交該國管理。是其得隴

望蜀之心。已直出諸口。實係覬視我兵單。始敢驕橫至此。
夷情叵測。其機已動。不可不思患豫防。第我兵力實在單
弱。東扼回匪。西拒俄夷。兼顧兩面。儻一旦該夷長驅大進。
我孤軍實難措手。況自入冬。內地竄匪。紛紛西來。以致瑪
納斯逆回。餘燼復然。益肆鴟張。非有大兵兜勦。一時難期
殄滅。惟有仰懇
天恩。飭催前烏里雅蘇台將軍金順。迅速督師出關前進。並請
飭陝甘總督左宗棠。迅撥勁旅。繼金順之後。鼓行而西。不獨回逆
可期速平。而於夷務亦可防患機先。我職膺邊界。殊切隱
憂。惟祈

聖慈憫然勤念。實於邊圉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伊犁現在情形。請飭大兵迅速出關。伊犁一城。尚為俄人占踞。耽延日久。必致枝節叢生。辦理更形棘手。前據左宗棠奏。擬令張曜。金順。額爾慶額各軍。分起出關。金順一軍。本擬馳赴古城。與景廉會商進勦。未知該軍現在行抵何處。著即迅速西進。並著左宗棠將糧運事宜。妥為籌備。令張曜額爾慶額等軍。陸續遄行。金順抵古城後。即著會同景廉各軍。速將瑪納斯。烏嚕木齊等城。剋期收復。兵威一振。則伊犁辦理較易為力。該大臣務當嚴飭各軍。鼓行西進。迅赴戎機。速將回逆蕩平。得占先機。則俄人亦可杜其隱患。榮全一面就現有兵

力。妥籌布置。並將伊犁營制。力為整頓。一面與俄國據理辯論。毋任再生事端。並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與俄國住京使臣詳細剖明。一俟大兵出關。即當妥為辦理。

榮全又奏。再據前敵大員孝順洛呈。轉據晶河經制外委丁復貴。戶民鄉約王建復等稟稱。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有俄官瑪依爾。帶俄夷五十餘名到晶河。面向晶河糧員聲言。有伊犁纏頭。前在晶河駅盤旋。回被賊夜竊馬匹。因何數月不將賊賊解來。糧員回稱。現在趕緊拏捕。俟拏獲一併解送。該瑪依爾復問把總韓義何去。回稱韓義調赴庫爾喀喇烏蘇大營。該瑪依爾復言既調前往。因何豫先不

早報伊犂等語。住歇一日。於初三日起程時。將糧員吉剌圖。把總官榮。一併帶赴伊犂。又說將賊辦齊。送來伊犂贖罪。儻再遲。足來仍爭鄉約等情。經孝順飭令該經制外委丁復貴。鄉約王建復。暫為代管晶河事務等因前來。除鈔原文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外。合片附陳。

硃批。該衙門知道。

己巳。烏魯木齊都統景廉奏。竊奴才於本年六月初九日。曾將俄商被劫情形。附片具奏在案。嗣准署伊犂將軍榮全咨開。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俄商前赴瑪納斯貿易。該處正為賊匪出沒之區。貨物被劫

等因。欽此。欽遵在案。奴才於未奉到

諭旨之先。將署遊擊徐學功劄調來營。細加研詰。據遊擊稟稱。去年冬間。安集延回眾。攻取瑪納斯。分股竄擾南山甘溝。卑職正在帶隊堵勦。適據安濟海地方探馬報稱。後路又有安集延竄來。卑職聞信。即派馬隊哨弁張忠帶領精壯勇丁二百名。前往偵探。旋據張忠等回報。探至安集海三道河子地方。突遇安集延百餘騎。向前衝撲。我軍開槍迎擊。登時將賊匪擊敗。奪獲牲畜布匹等物。稟報前來。卑職誠恐賊匪大股繼至。當即帶隊回營。計查奪獲羊一千六百餘隻。駝十隻。馬一百四十匹。牛三十隻。布二千匹。均已分

給各哨兵勇訖。奴才復經面詢。據稱實係安集延。無俄官在內。不敢妄稟等語。奴才派赴西路之前鋒校巴彥布回營。所稟與徐學功大略相符。奴才伏查烏嚕木齊迤西昌吉呼圖璧瑪納斯等處。為安夷回逆分踞。時出搶劫。俄商馱運重貨。其被劫自在意中。且焉知非安集延搶劫俄商。徐學功復得之安集延之手。亦未可定。乃該俄人竟以徐學功搶掠為辭。指名坐索。誠如

聖諭。未必非借詞圖賴。希冀官為賠償。奴才反覆研詰。據徐學功稟稱。實係與安集延打仗奪獲。並非搶奪俄商之物。奴才差弁巴彥布在沙山子一帶查訪。亦稱實無搶奪俄商之事。是

徐學功所稟。似屬可信。正在咨行榮全辦理間。適接榮全
來函。送到俄國行文內開至稱盜案疊出。商人被搶等事。
查兩國原有條約。有賊之處。暫且不可通商。本署將軍前
因賊匪紛擾。曾已歷經行文貴國。令各商人不可冒險前
來。待三年後。我國大兵齊集。將賊勦滅淨盡。一律肅清之
後。彼時通商。未為不可。其如不聽。仍是絡繹前來。以致商
人被刦。增添難辦之事。你們稍違趕貿路過奎屯。稱說被
徐學功搶刦之案。本署將軍屢經行文嚴查。現接榮都統
來函。已將徐學功調去研訊。據稱徐學功並未搶過俄國
商人貨物。且搶刦之人。亦無自通姓名之理。據我西湖大

員報稱。去歲稍達趕爾等來至西湖。欲赴瑪納斯貿易。本
營因瑪納斯有賊。道路不通。攔阻不准前往。令將貨物在
西湖售賣。原是黑料好意。嗣該稍達趕爾。忽欲赴沙山子。
當經西湖鄉約。將貨點明。派人撥送。不料該稍達趕爾等
行至中途。又不赴沙山子。欲偷赴瑪納斯。將我護送之人
遣回。伊等自去瑪納斯。以致途次被劫。該稍達趕爾等。遣
回我護送之人在先。被劫在後。並有素子自己具的口供。
句句相符。實係如此情形。且素子口供內稱。我隨眾稍達
趕爾等。去歲十月十七日行至奎屯迤東三十餘里地方。
有瑪納斯逆首安阿訇之子。帶領數十人。來接我們赴瑪

納斯去。我們來稍達趕爾等。就將西湖護送的都辭了回去。不想次日就被搶了等語。查此情明係妥阿旬之子。將稍達趕爾接去。中途被搶。假冒徐學功之名以圖嫁禍。並非徐學功實有搶劫之事。該稍達趕爾等。既經我西湖大員攔阻。不准前往。自應遵依。不可前往為是。亦不可將護送之人遣回。更不可詐稱欲赴沙山子。而又自己偷赴瑪納斯。若當初說明欲赴瑪納斯。我西湖大員。必攔阻不准前往。不去何能被搶。況瑪納斯回逆。係我中國叛亂之賊。我官兵勦滅惟恐不盡。該稍達趕爾。焉有不被搶之理。禍由自取。夫復誰怨。現在我東路大兵已進。攻賊正緊。容俟

拏獲妥阿訇之子。追贓定罪。即可一一辦理了結。柔子即

邁瑪特魯子。現在西湖貿易。我們並未囚禁。來去任伊自

便等因。奴才細閱榮全致俄國原信。可謂辭嚴義正。不激不

隨。必能折服俄人之心。奴才現在駐軍古城。距西路甚遠。無

從辦理。已將徐學功原稟。及此次奏稾鈔送榮全。由該將

軍酌覈辦理。

硃批。該衙門知道。

二月。庚辰。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

奴才於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據伊犁錫伯營署領隊

總管喀爾莽阿。專差領催蘇春泰等來塔具稟。內稱十月

十八日。突有俄官固必納土喀爾帕科斯克依遣官頞勒斯托傳。同住葉伊犂之俄官立什富斯奇等來稱。奉喀爾帕科斯克依語云。前年本國必納土爾。帶兵進伊犂之後。看得總管你是中國伊犂大員。是以將你們人仍令你管。所辦各事。你應遵照我們俄國辦理。今屢據我們立什富斯奇報稱。你於我們俄國屢次交辦之事。均不遵辦。且將伊犂情形。時常稟你們將軍知道。以致伊犂各營。人存二心。由此看來。壞伊犂的事是你。今我們已將錫伯營事務另派防禦阿木昌阿辦理。你或由恰克圖進京。或赴塔爾巴哈台去見你們將軍。限半月內變賣家產。攜帶親族。迅

速出境。若不速去。我們即派兵將你拏送西悉畢爾地方。
永不令你回國等語。總管力與抗拒。俄人催偪不容等因。
稟報前來。奴才接閱之下。殊為驚異。擬即密令該總管。無論
如何為難。暫勿輕動。另籌辦法。不意忽於十二月初九日。
由伊犁來錫伯營官兵三十餘名。據稱喀爾莽阿被俄官
押偪。並眷口人等。已由俄國臺路來塔。十二日喀爾莽阿
並其妻室子孫到營。匍匐痛哭。言俄人刻不容緩。驅逐前
來。奴才見此情形。不勝髮指。俄人欺我。至於此極。欲忍不能。
欲戰不可。事已至此。非口舌所能爭。惟盼內地大兵迅速
前進。以期烏魯木齊。瑪納斯等處。早就恢復。使該夷有所

震懾。然後遣使責問。索取伊犂。始可以一雪此恥。奴才細詢喀爾莽阿據稱該員由伊犂來時。已切屬錫伯各官。令仍照舊辦事。並留密人隨時伺察稟報。聲息仍可常通。奴才昨因夷情日迫。奏請整復伊犂各營營制。正擬消患無形。不料事忽生變至此。實出意想之外。奴才現令喀爾莽阿暫赴庫爾喀喇烏蘇一帶。照料前敵投效錫伯官兵。仍就近賠辦伊犂各營事務。照食總管行營口分。其隨帶來塔之錫伯官兵五十員名。均令入營當差。理合恭摺具陳。

硃批。該衙門知道。

丙申。署雲貴總督雲南巡撫岑毓英奏。竊查雲南臨安

府蒙自縣屬之蠻耗。開化府屬之新街老街。安平廳屬之安邊。廣南府寶寗縣屬之普梅者賴一帶。均地處極邊。接壤越南所屬宣光。平原。交岡。水尾等處。即逆匪黃崇英等竊踞之區也。十數年道路梗阻。聲息不通。時值滇中多事。不能兼顧。上年全滇肅清。臣即檄飭臨安開化廣南三府文武各員。查探嚴防。以固邊圉。茲據探聞越南河內省城。於上年十月初一日。為法兵攻破。該國官兵多有傷亡。又聞黃崇英。陳四。黎大。馬二各匪。乘機攻襲太原。山西。東省甚眾。勢頗猖獗等情。稟報前來。伏查開廣臨安回夷雜處。素稱難治。蒙自縣之沙甸。阿迷州之大莊。均是回藪。近年

勦撫兼施。雖已安靜。儻因外匪闌入。故態復萌。羣起響應。
必致滋蔓難圖。不能不早為之計。臣與司道熟商。現遴委
記名提督李文益。坐補維西協副將程友勝。已革福建撫
標中軍參將丁翼。馳往開廣臨安。會同總兵何秀林。張保
和。及該府縣各員。探明賊情。並查看沿邊形勢。將防堵事
宜。妥為布置。以期有備無患。所慮越南各匪。假冒法人。以
通商遊歷為名。混入滇境。攻陷城堡。句結回夷。肆行竄擾。
更恐匪等假冒滇軍名色。攔路搶殺。傷及法人。致啟釁端。
臣遠駐省城。稽察難周。設有疏虞。焉能當此重咎。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國使臣。轉行該國現住越南

之領事各官。以滇軍於邊界堵勦越南各匪。與法兵不相干涉。勿生嫌疑。至通商一事。前定條約。原無雲南地方。雲南亦無通商貨物。應毋庸議。若欲來滇遊歷。俟越南平靖。邊境無事。道路暢通。再行來滇。以免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岑毓英奏探聞越南軍務喫緊。籌辦滇省邊防一摺。越南河內省城。被法國帶兵攻破。並有匪徒黃崇英等乘機攻襲太原山西。勢頗猖獗。雲南開廣臨安轄境。與越南所屬宣光等處接壤。恐有外匪闌入。句結該處回夷滋事。岑毓英現派提督李文益等馳往。探明賊情。將沿邊防堵事宜。豫為布置。即著飭令該員等。會同地方官。隨時認真防範。以期有備無患。越

南各匪鴟張。該撫慮其假冒外國名色。混入滇境。或捏稱滇省兵練。傷及法人。致啟釁端。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國使臣。轉行現住越南之領事各官。俾知滇省派兵防邊。係堵剿越南各匪。與法國不相干涉。毋啟猜疑。如欲遊歷入滇。俟越南平靖。道路暢通後。方可前往。岑毓英惟當隨時加意籌畫。慎固封守。期於中外相安。以免另生枝節。

丁酉。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再據日意格稟稱竊前呈船政各洋員匠請獎單內。繙譯洋員日意格請加四品銜。漏開加給二等寶星字樣。該員奮勉趨公。堪膺優獎。懇請補奏前來。臣查洋員日意格繙譯詳慎。遇事和衷。合無

仰懇

天恩

准予補給二等寶星以示優待之處謹附片奏

聞

硃批着照所請該衙門知道

三月丁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俄國駐京使

臣倭良嘎哩於上年七月間由京回國旋據俄國副使凱

陽德照會前任欽差倭良嘎哩業已卸事欽差大臣布策

未到任以前由凱陽德奉文代理等因即經臣衙門照覆

在案茲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據布策函稱已於正月二

十五日到京。二月初一日來臣衙門。與臣等接見。仍照常

以禮相待。臣等亦於初五日前往俄館答拜。理合恭摺具

奏。

硃批。知道了。

戊午。醇親王奏。竊思庚申之季。變出非常。凡有志之士。無

不翹首以待

皇上親政。赫然震興。

先帝庶有復讐之日。況臣為

國親藩。昔當燎原之勢。曾隨

先帝痛哭於

安佑宮。扈
駕北狩。此日復隨
聖駕。重至
禁園。能不椎心泣血。暢所欲言乎。伏思重修
圓明園。乃
皇上孝養
皇太后純篤之意。非徒事遊觀而已。天下萬世。必共諒而仰頌之。
然承
歡定省。乃尋常之孝。若能大復
先世深讎。不負十二年

垂簾聽政要勤。孝之大者。無過於斯。譬如富庶之家。被人焚掠。僅
能鳩工庀材。煥然重葺而新之。遂謂前此未足為辱。可乎
不可。此園早經
聖明洞及者也。前日
皇上出圜。仰窺
天顏。慘然不悅。並蒙將焚燬情形。
諭及臣等。是前此
皇上僅謂可恥可辱之事。今則
親歷可恥可辱之境。要當
赫然一怒。而圖

中興之基矣。臣前數年曾進驅逐夷人各條。蒙
皇太后命會同大學士議奏。原奏諒存軍機處。如蒙
皇上俯覽。有可
洞鑒愚衷。不敢再行瀆奏。竊思復讐之道。宜次第施為。目前不在
無釁興師。而在絕其利源。絕之之法。以洋藥洋貨為大宗。
臣二月間
西陵差次。曾晤李鴻章。該大學士談及洋藥之耗我財貨。弱我人
民。義憤溢於言表。並稱將來必指此一端。與夷辦理。竭盡
心力。誓除中原鉅患。名臣謀國。迥異常人。請
密諭李鴻章詳籌杜絕洋藥之策。不必倉卒施行。要在矢志弗懈。

俟外洋鴉片不來。再嚴中國罌粟之禁。至洋貨為時所尚。

琉璃銅鐵。湊為淫巧。實堪棄擲。臣前曾請將

大内洋貨。盡行

頒賜臣下。名為賤貨貴德。暗示永遠棄絶。今審時度勢。恐訛傳相

揣。致啟外國疑懼之心。又恐臣工未悟

聖志所在。以為格外

榮賚。敬謹藏之。轉成珍異。可否將

宮禁洋貨。除千里鏡鐘表槍刀外。餘概發交内務府。轉飭粤

海關監督。覈實變價。以佐修理

禁園之費。不計值之多寡。不問司其事者羨餘與否。所重者

棄之如遺。從此
上既不好。下必視爲賤物。日就月將。我之財足。彼之利絕。我之志定。彼之技窮。然後奮我甲兵。惟力是視。使萬世史冊。大書
聖天子繼
先帝未竟之志。開後世無窮之業。豈不盛哉。臣所擬二條。泛常視之。似屬迂緩難行。然伐木必先截其根。斷流必先塞其源。
幸
皇上俯察而深思之。曷勝切禱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醇親王奏請飭密籌杜絕洋藥之策等語。自洋藥入中國以來。耗財害民。流毒不可勝言。李鴻章既有與該親王

挼及將此一端與夷辦理。力除鉅患之意。應如何審度時勢。杜絕洋藥之處。即著李鴻章妥議辦法。詳細密陳。原摺著摘鈔給閱看。

辛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俄國使臣布策於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京。二月初六日遞來照會。以奉有御押國書。派為全權大臣。所奉國書。應於覲見時呈遞。敬祈代奏等因。臣等當答以須俟具奏使臣到京後。方能次第辦理。嗣俄國繙譯官柏百福又來催問此事。據稱如果皇上回鑾後。遲三四日不為奏請。是中國真有輕待俄國之意。臣

等仍照前與布策所言答覆。隨於三月初五日。將布策到

京。業已奏

聞一節。函知布策去後。三月初八日。復接布策照會內稱本大臣

到京日期。既已奏明。則呈遞國書一事。已無前所言不便

遞奏之處。必能見覆等因前來。伏查上年各國使臣。籲請

覲見時。臣等曾與面定畫押節略。聲明此次見後。如續有各國使

臣到京。齎有國書。須恭候

諭旨。仿照此次五國同見之案。原恐其隨時請見。冀以此語隱示

防閑。無如各使臣均以期限太遠。迄未應允。但將未便自

取定準之權。將來遲早聽候

諭旨辦理數語。一併載入節略。此次俄國使臣挨任來華。既經賫
有國書。援照上年奏定節略。懇請代奏。而各國使臣。如威
妥瑪熱福理等。亦於晤見臣等時。以應行入奏。代為說項。
是祁冀請
覲之心甚迫。而各國使臣亦以
覲見為不可遲。此事載入畫押節略。既有奏明請
旨之語。所有俄國使臣布策。應否准其
覲見之處。臣等未敢擅定。理合恭摺具奏。
硃批。候旨行。
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臣隨扈

鑾輅。謁
陵禮成後。於三月初二日至京營交界。跪送
聖駕。即折回水路行走。沿途查勘大清河一帶隄工。初六日行抵
天津。適秘魯國使臣葛爾西耶。亦聞信由京來津。於十六
日偕同英國漢文正使梅輝立。暨繙譯官密妥士。至臣行
館會議一切。往復駁辯。尚無頭緒。應俟續議商定辦法。再
行專摺奏
聞。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辛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本年三月初三日。

臣衙門接據英國使臣威妥瑪函稱。現准住日本國之英國使臣電報。知日本運兵赴臺灣沿海迤東地方。有事生番。並詢及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隸入中國版圖。東洋輿師曾向中國商議准行與否。宜如何斟酌之處。迅爲見覆。以便用電綫移覆等語。當經臣衙門函覆該使。答以上年日本國使臣住京時。從未議及有派兵赴臺灣生番地方之舉。究係因何興師。未據來文知照。臺灣生番地方。係隸中國版圖。且中國類此地方。不一而足。未能强繩以法律等因去後。旋於初四五等日。英國漢文正使梅輝立法國繙譯官德微理亞總稅務司赫德日本國使臣丁美霞先後

來臣衙門接見。面述前事。復據英國威妥瑪開來應詢事件節略四條。大致與該使臣前函所詢相同。其意似欲申禁該國人民。毋得輒事與聞。此舉爲見好中國地步。嗣准李鴻章。李宗羲各咨鈔上海領事官電報。日本國係因前年人在生番地界船隻遭風。大受殘害。遣人查問確情等因。後又准李宗羲咨稱。日本隨員八名。來滬等候該國公使。約三月望閒可到。及新聞紙內。所叙日本興兵赴臺灣各節。臣等當因事關重大。遂將以上各緊要情形。由臣衙門函致南北洋大臣。閩浙總督。福州將軍。飭令該大臣等密飭確切探訪。並鈔錄各國使臣給臣等信函節略去後。

三月十九日。接據李宗羲咨准福建水師提督函開。十五日有日本大戰船一隻。寄泊廈港。遂遣員向該國帶兵官詰問。據稱擬借校場操兵。詢其前往何處。稱尚未定。船中約百餘人。查係自臺灣澎湖而來。詰以何往。仍屬枝梧。操兵之事。亦以向章所無。該帶兵官亦卽俯首無詞。究竟作何舉動。未能窺其底蘊等因。臣等伏查上年四月間。日本國使臣副島種臣來京。曾派其隨員柳原前光。繙譯官鄭永寧來臣衙門。向臣等面詢三事。一詢澳門是否中國管轄。抑由大西洋主張。一朝鮮諸凡政令。是否由該國自主。中國向不過問。一詢臺灣生番。戕害琉球人民之事。擬遣

人赴生番處說話等語。當時卽經臣等面爲剖辨。該隨員等未經深論。臣等亦未便詰其意將何爲。嗣該國繙譯官鄭永甯謂澳門地方。恐須通商。不過詢問明晰。以爲將來議辦張本。朝鮮之事。希冀中國調停其閒。可藉中國之力勸解。若臺灣生番地方。祇以遣人告知。嗣後儻有日本人前往。好爲相待。其意皆非爲用兵等語。臣等送該使臣回國時。復告以嗣後總當按照修好條規所載。凡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該使答曰。固所願也。是該國並未與中國議及派兵前赴臺灣。剋下忽有此舉。揆之各國往來之理。似不應出此。然該國兵船。業已到閩。聲稱借地操兵。

其來意已可概見。據報日本國來京使臣柳原前光將次到滬。而迄今仍未據報到。或藉以懈我之備。亦未可知。除由臣衙門照會該國外務省切實詰問外。臣等公同悉心商酌。此時該國動兵與否。尚未明言。固未便操之過急。而事必期於有備。患當杜於方萌。應如何按約據理。相機辦阻。及如何先事籌備。該省督臣。固屬責無旁貸。惟查督臣李鶴年。兼署巡撫。公務較繁。且不能遠離省城。致曠職守。擬請

欽派閑習兵事熟悉洋情之大員。帶領輪船。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情形。妥籌辦理。至此次調用輪船。原為巡查洋面。易

於駕馭。非因用兵起見。而酌調兵弁。以資緩急足恃。及生
番應否開禁。如何示以懷柔。治以簡易。俾不為彼族所用。
且不為他族所垂涎之處。均應由
欽派大臣。會同該督撫將軍等。熟商請
旨辦理。謹恭摺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兵船。現泊廈門。請派
大員查看一摺。日本國使臣。上年在京換約時。並未議及派員
前赴臺灣生番地方之事。今忽興兵到閩。聲稱借地操兵。心懷
叵測。據英國使臣函報。日本係有事生番。並據南北洋通商大
臣咨覆情形相同。事關中外交涉。亟應先事防範。以杜釁端。李

鶴年於此等重大事件。至今未見奏報。殊堪詫異。生番地方。本係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該處情形如何。必須詳細查看。妥籌布置。以期有備無患。李鶴年公事較繁。不能遠離省城。著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應如何調撥兵弁之處。著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調撥。至生番如可開禁。即設法撫綏駕馭。俾為我用。藉衛地方。以免外國侵越。並著沈葆楨酌度情形。與文煜李鶴年。悉心會商。請旨辦理。日本兵船到閩後。作何動靜。著文煜李鶴年沈葆楨。據實具奏。南北洋如探有確耗。並著李鴻章。李宗羲。隨時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辦。原摺均

着鈔給閱看。

給日本國外務省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貴國與中國換約以來。各盡講信修睦之道。彼此優禮相待。友誼日敦。上年貴副島大臣。奉使來華。與本大臣諸事和商。情意頗洽。五月間副島大臣特遣隨員柳原繙譯官鄭來本衙門面詢三事。一澳門是否中國管轄。抑由大西洋主張。一朝鮮諸凡政令。是否由該國自主。一卽臺灣生番戕害琉球人民之事。擬遣人赴生番處說話各情。本王大臣當於晤談時。詳論所詢原委。嗣經貴國繙譯官鄭答覆。謂澳門地方。恐須通商。不過詢問明晰。

為將來議辦張本。朝鮮之事。冀望中國調停其閒。可藉中國之力勸解。若臺灣生番地方。衹以遣人告知。嗣後日本人前往。好為相待。其意皆非為用兵等語。足見邦交益固。彼此均泯猜嫌。迨貴副島大臣瀕行時。握手言別。本王大臣曾向貴副島大臣覿面提及。嗣後須按照修好條規所稱。兩國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承副島大臣以固所甚願一言相答。溯自副島大臣住華多日。並未向本王大臣議及前詢三事。而本王大臣亦從無於條規外允有別事。彼此兩國。當不致另有言外事端。惟現准各國住京大臣。均來向本王大臣告知貴國興兵。前赴臺灣。有事生番。並

新聞紙所載。又接到中國沿海各地方官申報。本年二月間。有貴國大戰船一隻。寄泊廈港。擬借校場操兵。並據貴國帶兵官聲稱。係自臺灣澎湖而來。查臺灣一隅。僻處海島。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繩以法律。故未設立郡縣。即禮記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實係中國所屬。中國邊界地方。似此生番種類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圖之內。中國亦聽其從俗從宜而已。此次忽聞貴國欲興師前往臺灣。是否的確。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儻貴國真有是舉。何以未據先行議及。其寄泊廈港兵船。究欲辦理何事。希即見覆。是所深盼。為此照會貴外務省大臣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上年六月間。臣衙門先後接到美國使臣鏤斐迪。英國使臣威妥瑪照會。均稱秘魯國。現擬與中國商訂和好通商條約。特派欽差大臣前至中華。以期立約等情。臣等以秘魯國前有陵虐華工之事。當即照覆鏤斐迪等。以秘魯虐待華工。中國不能與之立約。須先將秘魯國所招之華工全數送回中國。並聲明嗣後不再招工。方能商議立約。一面鈔錄來往照會。知照直隸總督臣李鴻章。俟秘魯使臣到津。與之辯論酌辦去後。嗣於九月間秘魯使臣葛爾西耶來津。求議條約。李鴻章即照臣衙門前照會內陵虐華工之意。力為辯駁。旋因秘魯使臣瀆求不

已。擬先訂章程。派員查辦。秘魯使臣復堅執不從。李鴻章以節屆封河。辦理未能就緒。擬先由津回省。秘魯使臣亦以英法各住京使臣之邀。來京暫住。曾於上年十月間。由李鴻章將辦理情形兩次奏明在案。旋於十一月間。英國使臣威妥瑪等。為之介紹求見。臣等因先向訂明與之會晤。不能商議公事。秘魯使臣屆時來謁。閑談而散。嗣於臘月間。威妥瑪復來臣衙門。面稱秘使專為議約而來。擬請就近商辦。臣等告以此事已由直隸總督奏明辦理。應俟來春直隸總督回津時。再行議辦。秘使嗣亦未來瀆請。本年三月初十日。葛爾西耶來臣衙門告別。前赴天津。頃接

督臣李鴻章函稱。秘魯使臣來津會議。仍擬將招工一節。與之先立專條。再為擬辦通商條約。連日辯論。秘使尚多狡執。並云通商大臣。止有辦理通商事務之權。並無議訂條約之權。必須專奉

上諭。有全權大臣會商事務字樣等語。伏查各國議換條約。俱經

欽派全權大臣。與之會辦。同治十年。日本使臣來津議約。曾奉

諭旨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辦理日本通商條約事務。此次秘魯使臣來津議約。雖未能遽與定議。擬援案請

旨。先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秘魯使臣會商妥辦。以專責成。

奏

上諭。欽差大臣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著作為全權大臣。與秘魯國使臣會商事務。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秘魯使臣來津。請派大臣辦理等語。已另有諭旨。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該國使臣會商事務矣。秘魯國前有虐待華工之事。李鴻章務將此事與之辦論明晰。先立專條。再議通商條約事務。本日簡派全權大臣諭旨一道。一併發往。如該使臣索看憑據。即着李鴻章另行恭錄。給與閱看。俟議辦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

四月。癸酉。

諭內閣。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使臣凱請覲見呈遞國

書一摺。著准其覲見。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兵船。現泊廈門。聲稱借地操兵。並據英國使臣。及南北洋大臣咨報。該國有事臺灣生番地方。當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一帶。密為籌辦。福建布政使潘霨。早經陛辭出京。即著馳赴臺灣。幫同沈葆楨。將一切事宜。妥為籌畫。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情形。相機辦理。潘霨現在行抵何處。並著張樹聲查明。催令迅速赴閩。兼程前往。不得稍涉遲延。

庚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伊犁將軍榮全奏。

俄人願以伊犂爲已有等因一摺。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奉

上諭。伊犂一城。尚爲俄人占踞等因。欽此。又奏俄官瑪依爾將晶河糧員吉喇圖等帶赴伊犂一片。同日奉

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又奏伊犂錫伯營總管。被逐來塔等因一摺。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奉

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伏查同治十年五月間。俄國將伊犂城池。代爲收復。臣等卽慮其有要求覬覦情事。當經奏令關外各路將軍大臣。妥籌布置。並令署伊犂將軍榮全馳赴伊犂。收回城池。嗣榮全與俄國派來之布呌策勒傳斯

奇。在色爾賀鄂普勒地方會晤。伊祇泛論新疆各處軍事。並另有要挾各節。迨榮全問及交收伊犂。忽云須請示本國。並致信中國京師等語。臣等自得榮全奏報後。屢與俄國住京使臣倭良嘎哩往返辯論。議定一面交收伊犂。一面商辦各事。欽有面議節略為據。布呼策勒傳斯奇於同治十一年八月間來京。與臣等見面所言。與榮全之語。大略相同。惟要挾各事。置未提及。隨由天津上海乘輪船回國。此後俄國迄未派員再與榮全議事。榮全亦因烏嚕木齊等處均未收復。設防攘勦。兼顧不遑。惟隨時差委員弁至伊城安撫錫伯等營。並接濟兵民銀兩。暫不議及收回

伊犁。曆經臣等暨伊犁將軍榮全奏明在案。現俄人因伊犁城垣。在其掌握。非但久假不歸。且冀於附近地方。希圖蠶食。查閱喀爾帕科斯克依行知榮全咨文。竟將覬覦情形。和盤托出。復臚列邊界各事。虛詞恫喝。並將晶河糧員把總等帶赴伊犁。錫伯營總管逐回塔城。尤屬背約無禮。當經榮全辦給覆文。不激不隨。措辭頗為得體。錫伯營官兵。亦即分投安置。臣等隨將榮全奏咨各文內要語摘敘節略。於本年正月間。親赴俄館。向住京副使凱陽德逐層詰責。凱陽德允為函詢俄國邊界官查覆。旋俄國換任住京使臣布策抵京。致臣等信函。有請臣衙門轉咨榮全本國

伊犁官。決不讓中國官干預其事。至查覆一節。止能得其詳細情形等語。臣等以信詞諸多違約背理。於二月十九日。前赴俄館。將原函給還。並據理與之剖辦。布策始允將臣等正月間所送節略。行查彼國。惟將另交之錫伯營總管被逐節略。檢交臣等帶回。查伊城久為俄國占踞。附近伊犁地面。本有俄官分紮營壘。其塔爾巴哈台一帶。處處與俄邊接壤。久為俄國所垂涎。代收伊犁時。曾有塔城係伊犁兼轄。也是俄國暫管地方之語。前年又有俄兵往三士河灣西湖等處屯紮。及不令我兵前往俄兵所占地界之事。早欲駸駸東犯。現竟設言塔庫兩城大路迤南及極

西地方。均歸本國以兵力辦理等因。臣等窺俄人之用意。固因榮全兵力未足。狡焉思逞。或因肅州收復。大兵陸續出關。福珠哩。徐學功。又於沙灣下馬橋等處。獲有勝仗。恐我兵勒辦得手。勢將有索還伊犁之舉。故作此不近情理咨文。直將蓄謀侵占隱衷。盡情吐露。且扣留糧員。驅回總管。即前次執縛恰堪。刦奪土爾扈特之故智。雖經榮全正詞答覆。使臣布策亦允。臣等即為行知。而所言是否可恃。現在伊犁光景。有無變動。礙難懸揣。況與臣等原議之倭良嘎哩現已回國。更換布策住京。臣等屢向詰問。伊總意存延宕。絕無結實可靠之言。臣等再四思維。在彼既肆意

妥為。在我實毫無把握。惟有力圖自強。先發制人。庶足以

振軍威而禦外侮。誠如

聖諭所云。速將瑪納斯烏嚕木齊等城。剋期收復。則伊犂辦理較

易為力。刻下察哈爾馬隊。計可馳抵塔城。榮全兵力稍厚。

即可將伊犂營制。力圖整頓。至左宗棠奏派出關諸軍。果

能會同景廉等。將各城踞賊以次蕩平。與榮全聯絡一氣。

自固藩籬。不使俄人得步進步。續有侵越。則在我先盡其

補牢之計。在彼或潛消其望蜀之心。統俟扼其要衝。占得

先著。然後徐圖進取。規復伊城。辦理庶不虞牽掣。應請

飭下署伊犂將軍榮全妥為籌策。相機酌辦。並請

飭下陝甘總督左宗棠烏魯木齊都統景廉等將各路進勦事宜。會商辦理。以靖邊氛而杜外患。臣等仍將與住京使臣辦論各節。分別函致榮全等查照。理合繕摺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久踞伊犂。希圖侵越一摺。榮全前與俄官會議收回伊犂。迄無成說。近更多方要挾。肆意妄為。不特久假不歸。並覬覦伊城附近地方。希圖侵越。該國住京使臣布策竟有違約背理之詞。雖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剖辨。允為行查彼國。其言未足深恃。伊犂久為俄國所踞。蓄謀侵占。本在意中。現且有東犯之勢。若再不亟圖進取。先發制人。辦理更無把握。察哈爾馬隊。計已馳抵塔城。榮全兵力

稍厚。著即將各營力加整頓。先期布置。一面與景廉各軍。聲息相通。妥為籌畫。毋誤事機。瑪納斯烏魯木齊等城。必須剋期收復。方免俄國生心。且可為規復伊城進步。著左宗棠催令出關諸軍。迅速西進。會同景廉。籌商進勦。迅將各城踞賊。次第蕩平。期與榮全聲勢聯絡。以靖邊氛。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丙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前聞日本國兵船停泊廈門。奏請

簡派大員前往查看。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著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等因。欽此。四月初六日。復奉

上諭。福建布政使潘霨著馳赴臺灣。幫同沈葆楨將一切事宜。
妥爲籌畫等因。欽此。旬日以來。臣等復接據英國使臣威妥瑪
總稅務司赫德暨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李宗義咨
函。內稱日本國兵船。於三月下旬。有駛進廈門海口者。有
前往臺灣者。船內兵弁礮位俱備。由瑯璚地方登岸。並無
阻問之人。英國水師提督。亦選兵船往臺灣迤南巡查。並
據新聞紙內敘及日本在長崎購買輪船。租雇商船。裝載
軍裝糧餉。廈門來信。法國兵船。及日本兵船兩隻。商船兩
隻。均已抵廈。探得日本兵共八營。俱在臺灣東海旁起岸。
欲攻生番等語。四月初五日。始准閩浙總督李鶴年三月

十三日函稱臺灣道稟報。二月初十日。有日本水師官同
彩一人抵瑯𤩝柴城一帶。查看牡丹社寮仔角等處情勢。
繪畫輿圖。十五日折回。嗣後復接臺灣稅務司來函。日本
調兵一萬五千人來臺打仗等情。並據聲稱牡丹社係屬
番界。彼自尋釁。在我勢難禁止等因。臣等復查生番地方。
久隸中國版圖之內。又與臺灣脣齒相依。各國通商以後。
覬覦已久。日本相距尤近。難保不意圖侵占。且各國均有
兵船駛往。以巡查為名。未始無因利乘便之意。李鶴年遠
駐省垣。事難遙制。而臺灣道視為番界尋釁。勢難禁止。殊
屬意存推諉。不知緩急。臣等已函達李鶴年。嚴飭臺灣道

務須統籌全局。毋誤事機。因思日本兵船。既赴臺灣。且有登岸情事。必須沈葆楨迅籌辦法。或諭以情理。或示以兵威。使彼無隙可乘。庶幾潛消隱患。惟沈葆楨係船政大臣。恐彼族以非辦理各國事務官員。置之不理。且遇有調遣輪船酌撥官弁等事。亦慮呼應不靈。臣等公同商酌。可否

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為

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福建省鎮道各官均歸節制。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准其調遣。俾得與日本及各國按約辦論。而於徵調兵弁船隻事宜。亦臻便捷。

知蒙

俞允。仍請

飭下該大臣。不動聲色。與潘霨隨時酌量情形。慎密籌畫。一面會商文煜李鶴年等。督飭鎮道。妥為布置。一面將目前辦法及臺灣如何光景。先期奏報。上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國兵船已赴臺灣。各國船隻。亦有駛往福建洋面情事。請旨責成前派大員。妥速籌策一摺。據稱接李宗羲咨函。內稱日本國兵船。於三月下旬。有駛進廈門海口者。有前往臺灣者。由瑯嶠地方登岸。並無阻問之人。英國水師提督。亦選兵船往臺灣迤南巡查。並聞日本購

頁輪船。裝載軍裝糧餉。法國及日本兵船。均已拔度。日本兵共八營。俱在臺灣東海旁起岸。欲攻生番。本月初間。始准李鶴年函稱。臺灣道稟報。二月間。日本水師官同夥一人。抵瑯嶠柴城一帶。查看牡丹社等處形勢繪圖。並聲稱牡丹社係屬番界。彼自尋釁。在我勢難禁止等語。生番地方。久隸中國版圖。與臺灣脣齒相依。各國覬覦已久。日本相距尤近。難保不意圖侵占。且各國均有兵船駛往。以巡閱為名。因利乘便。心存叵測。臺灣道視為番界尋釁。勢難禁止。實屬不知緩急。現在日本兵船。已赴臺灣。且有登岸情事。亟應迅籌辦法。使彼族無隙可乘。沈葆楨着授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以重事

權。所有福建鎮道等官。均歸節制。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准其調遣。俾得與日本及各國按約辯論。而於徵調兵弁船隻事宜。亦臻便捷。該大臣接奉前旨。計已馳赴臺灣一帶。着即體察情形。或諭以情理。或示以兵威。悉心酌度。妥速辦理。並與潘霨隨時慎密籌辦。一面會商文煜。李鶴年等。督飭鎮道。妥為布置。期於消患方萌。不得稍涉大意。一面將現在辦法。及臺灣如何情形。迅速奏聞。以慰廑系。除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用款。仍由各該省撥給外。所有該大臣需用餉銀。着文煜。李鶴年。籌款源源接濟。毋任缺乏。應調官兵。並着李鶴年迅速派撥。毋誤事機。

戊子。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奏。竊查本年二月初十日。有日本國水師官水野遵。攜帶遊歷執照。乘坐小船。查看牡丹社龜仔角等處山勢形勝。欲繪輿圖。並經臺灣口稅務司愛格爾。探聞日本國有發備兵船赴臺灣攻打等事。經臺灣鎮張其光。臺灣道夏獻綸。查明稟報到臣。隨經飭令該鎮道確探情形。相機妥籌。並咨呈總理衙門知照在案。旋於三月二十三日。准日本國陸軍中將西鄉照會。內稱臺灣土番嗜殺行劫。諸國遭風人民。多被慘害。是以奉命統兵。深入番地。招酋開導。殛兇示懲。又另片稱琉球島遭風人民六十六名。被牡丹社生番劫殺五十四

名。備中州遣風人民佐藤利人等四名。被番刦掠。幸脫生命。土番幸災肆掠。是以往攻其心。雖云率兵止備抗拒。不得已而稍示應懲。務望飭諭臺灣府縣沿邊口岸各地。所有中外商民。不得毫犯各等情。照會前來。臣查臺灣番社。散處深山。雖未設立郡縣。而推原疆索。實皆臺地幅員。縱該生番穴處猱居。久成荒服。第既爲中國輿有之地。即當爲我

朝管轄之區。今日本國並未商准總理衙門。輒行調將徵兵。將入番境。雖云招酋開導。其心實不可測。伏查日本國和約第一條內稱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

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又第三條內稱兩國政事禁令。各有異同。其政事應聽己國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謀干預。按照條約而論。是生番卽臺逞悍暴。該國自應照會中國地方。實力懲辦。未便越境興兵。致違和約。現已由臣遵照條約。援公法切實照覆日本國將官。令其早日回兵。一面由臣嚴飭臺灣鎮道。按約理論。相機設籌。不可自我啟釁。亦不可苟安示弱。俟續探確情。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李鶴年奏日本郎船。擬攻臺灣番境。相機妥籌一摺。據稱日本以土番剌殺該國遭風難民。率領兵船。擬攻臺灣

番境。現已照覆該國將官。令其早日回兵。並飭臺鎮道。按約理論等語。日本違約興兵。心懷叵測。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已派令沈葆楨。潘霨。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與文煜李鶴年等。會商辦理。嗣復授沈葆楨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現在日本兵船。已有登岸情事。各國船隻。復駛往福建洋面。該李鶴年所奏情形。尤為吃緊。著沈葆楨。謹遵前日諭旨。與潘霨慎密籌畫。隨時會商文煜李鶴年等。悉心布置。毋令日本侵越。並照會各國領館。方為妥善。並著文煜李鶴年。將撥餉撥兵事宜。遵旨妥速籌辦。毋誤事機。日本是否回兵。臺灣鎮道。如何與之理論。即著據實奏聞。

癸巳。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奏。據臺灣道夏獻綸飭據枋寮巡檢等。探得三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有日本火輪船兩號。駛至瑯嶠社寮港口停泊。人數約有八九百名。先遣洋人二十餘名。至柴城番界探看紮營地勢各等情。稟由該道轉稟前來。臣查日本中將在廈門呈遞照會後。並不候臣照覆。即行開駛赴臺。又不往晤臺灣鎮道。遽行登岸規取紮營。居心殊爲叵測。使得志於生番。必將窺視中國。儻以山深瘴重。失利喪師。難保不別生枝節。事關臺灣全局。自宜先事豫籌。現已密飭候補參將李學祥遊擊王開俊。督帶營勇屯駐鳳山一帶。以資鎮壓。臺地民

情强果可用。並已密飭鎮道。號召閩粵聯莊。整頓團練。督飭地方文武。嚴密防範。一面遴派幹員。馳赴瑯𤩝。面見該國兵官。按約理論。阻令回兵。臺灣口岸。原有長勝福星輪船駐泊。茲又劄派參將貝錦泉。管駕揚武兵船。駛泊澎湖一帶。以通聲息。廈門為臺灣入省咽喉。已派靖遠輪船駐彼。並飭水師提督李新燕。召募精勇。選調精兵。嚴加防範。又會商船政臣沈葆楨。飛調安瀾飛雲各輪船來閩。以壯聲勢。惟念邊釁易開不易弭。番地腹地。究有區分。如果倭兵擾入臺灣腹地。自當督飭鎮道。鼓勵兵團。合力堵勦。若僅以戕殺琉球難民為名。與生番復仇。惟當按約理論。不

遽聲罪致討。以免釁開自我。臣受任封圻。不敢過事張皇。亦不敢稍存大意。俟該中將接到臣照覆後。如何情形再行奏報。

李鶴年又奏。查臺灣一島。周袤三千餘里。巖嶼環瀛。土壤肥沃。禾稻不糞而長。物產繁滋。磺煤樟腦水籐糖蔗靡不充餘。其生番所居內山。未闢境地。尚什之七。其內材木連山。傳聞五金晶玉之礦。磺油煤油之井。徧地皆有。物產饒富。更勝於已闢之地。且內外山地。俱宜栽茶。自西洋各國通商以來。無不涎貪其地。特以歐洲公法。有守單均勢之例。互相鈐制。莫敢先發難端。日本倭人。在明天啟間。曾踞

其地。後爲荷蘭所奪。鄭成功又奪於荷蘭。迨康熙中。鄭氏滅而臺灣遂入版圖。此日本所以尤爲眈眈也。按之明人鄭若曾日本圖纂。倭人入犯中國。必至小琉球分艕。小琉球者。卽臺灣之小島也。蓋其國薩摩州及五島。皆與臺灣密邇。開輪舟一日可至。故爲入犯必由之路。該國在明代三百年間。屢寇閩廣江浙濱海一帶。大爲中國之患。自
國朝定鼎以來。始震懾帖息。海不揚波。皆由臺灣隸入版圖屏蔽之力。從前中國與該國互市。惟商船前往。無倭船西來。及各國通商。而倭人始入內地。乃撫和未久。遽爾稱兵。或者謂有西人從中句引。固難保其必無。總由該國心豔

富饒。藉口報復生番。意圖覬覦。顯然可覩。查倭性狡黠。好勇鬬狠。明洪武間命使往諭。甫經入貢。旋與胡惟庸通謀不軌。永樂朝遣使招諭。又首先納款。而仍事寇鈔。其後旋款旋叛。史紀昭然。是狙詐狼貪。爲其故習。非西洋各國欵信守約之比。臣近接總理衙門來函內開上海鈔送長崎電線。祇云前年人民在臺灣生番地界遭風船隻遣員查問難情。並有誠恐僞詐之徒。擅行構言等云。又另鈔英國使臣威妥瑪呈送節略。亦有日本並無出有向中國稱兵明文之語。是該國於興兵內犯之舉。故作隱約之詞。其心尤爲陰譎。聞該國中將西鄉服會於中國救護難民。殷殷

道謝。卽於生番。亦似有不遽用兵之意。然既不商之總理衙門。又不候臣照覆。徑行統眾赴臺。復不往晤臺灣鎮道。直抵瑯𤩝登岸紮營。或竄於番地路險瘴重山深箐密之說。豫留為將就退兵之計。或為潛相勾結。徐圖占踞之謀。均不可測。總之臺灣為沿海各省門戶。又且土沃物阜。乘隙窺伺者不一。卽使目前不致成釁。日後之隱憂方大。臣惟有竭盡愚誠。隨時度勢。筆舌兵戎。互相為用。務使理屈在彼。不令釁開自我。一面選練兵勇。購製器械。儲備餉糈。延攬人材。以期有備無患。仰副

皇上委任封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李鶴年奏。日本兵船已抵臺灣番境。密籌防範。並詳陳臺灣地利。日本詭謀各摺片。日本兵船。不候照覆。即行駛赴臺灣。登岸紮營。顯係心懷叵測。李鶴年已派水陸各營。分往鳳山澎湖等處屯紮。並調集莊團水師。防範臺境。藉壯聲威。以期有備無患。番地雖居荒服。究隸中國版圖。其戕殺日本難民。當聽中國持平辦理。日本何得遽爾興兵。侵擾入境。若謂該國僅與生番尋仇。未擾腹地。遂聽其蠻觸相爭。必為外國所輕視。更生覬覦。釁端固不可開。體制更不可失。該督惟當按約理論。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番地異於腹地。遂聽其肆意妄為也。派往瑯璠之員。與日本如何辯論。能否就我範圍。著該督據

實奏聞。仍隨時會同文煜。悉心布置。務臻周密。沈葆楨計當起程。著懔遵疊次諭旨。與潘霨慎密籌畫。會商文煜。李鶴年。妥為辦理。毋稍大意。近日臺灣番境情形若何。著隨時詳細具奏。

丁酉。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奏。四月十二日。接據臺灣鎮張其光。臺灣道夏獻綸稟稱。四月初六日。有日本國住廈領事副島九成書記吳碩來見。當與按約剖論。飭令回兵。答以不能做主。並稱該國使臣柳原前光已赴北京。與總理衙門專論此事。旋經商派安平協副將周振邦。署臺灣防同知傅以禮等。投以機宜。偕同參將貝錦泉駕坐揚武輪船。前赴瑯璚。按約理論。該中將西鄉從道。先

則推託不見。至初八日接晤。據稱伊國欽使將次到京。應俟北京信來。再行照覆。不及他語。惟外面禮數尚恭。且出有告白。凡與百姓借地借人借物。皆照價酬勞。現據探報連日以來。有生番殺傷日本數人。該國亦擬即日移營進剿各等情。並據辦理洋務署鹽法道陸心源將據臺防同知傅以禮稟稱。該同知到瑯嶠時。見有日本輪船七隻。山邊紮有帳篷數十處。時有英國兵船同往。詢據英國船主云。日本兵共到二千餘人。如不得手。擬再調千人。攻破後即以三千人戍之等情。又據揚武輪船管駕官貝錦泉回省面稟。該國兵船七號。可打仗者不過二隻。餘皆西洋舊

商船。該國尚有鐵甲船。及堅固兵船。並未到臺等語。臣查日本中將樺臣照會後。既不遵約回兵。又無隻字照覆。徒以伊國欽使將次到京。應俟北京信來等語。含糊登答。其為陰謀詭譎。力圖占踞。已可概見。臣前所調之安瀾飛雲輪船。及續調伏波輪船。計程月內可到。並咨商總理衙門添調直隸。江蘇輪船來閩。以資防範。查各省現有輪船足以抵禦日本到臺之船。但恐兵釁既開。該國大舉而來。鐵船為中國所未有。洋槍洋礮亦較多。勝負未可逆料。若生番地界任其占踞。各國因而生心。海疆之隱憂滋大。臣查日本勢漲而貧。非西洋各國眾而且富可比。其船械將弁。

或雇或購。非西洋各國積百餘年精力自造者可比。但日本可雇。中國亦可雇。日本可購。中國亦可購。如我之船械。可以制彼之船械。不待用兵而彼自不敢嘗試矣。惟自强之策。需費浩繁。臣已咨商總理衙門。並南北洋大臣。俟商有端倪。再行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李鶴年奏。日本師船。已與生番接仗。現籌防範一摺。日本並不遵約回兵。已與生番接仗。並擬即日移營進勦。其蓄謀尋隙。意圖占踞。已可概見。該國現到輪船七隻。尚有鐵甲船及堅固兵船未到。此時釁端已開。自應先事布置。嚴密設防。以期有備無患。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前已有旨准歸沈葆

楨調遣。李鶴年亦擬派調直隸江蘇輪船赴閩防範。應需輪船若干隻。即著李鴻章。李宗羲。張樹聲。瑞麟。張兆棟。如數撥往。以壯聲勢。日本被傷者是否止係數人。至生番有無被殺被傷之人。未據該督奏及。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為化外游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事關海疆安危大計。未可稍涉疏虞。致生後患。著沈葆楨懔遵疊次諭旨。隨時與潘霨籌畫。會商文煜。李鶴年辦理。總當消弭邊釁。豫遏詭謀。方為不負委任。李鶴年所籌自強之策。有無把握。是否辦有端倪。不得以空言塞責。致誤事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三